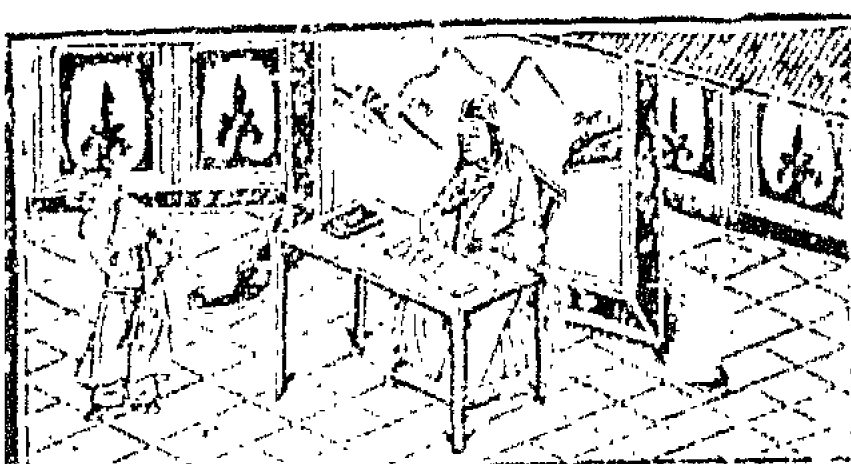
新增補相剪燈新話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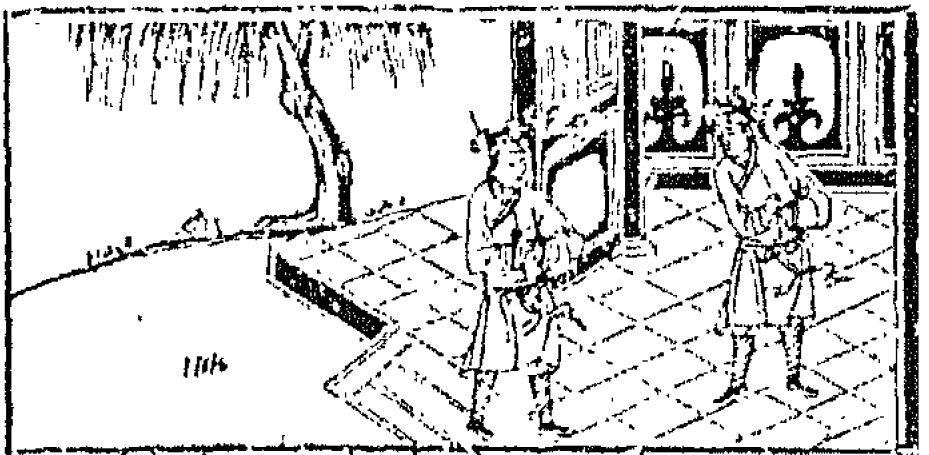


新增翰府剪燈新話大全卷之二

古杭山坡羅貫中編纂
清江書堂楊氏重梓行
書林正已詹吾孟開圖相

水宮慶會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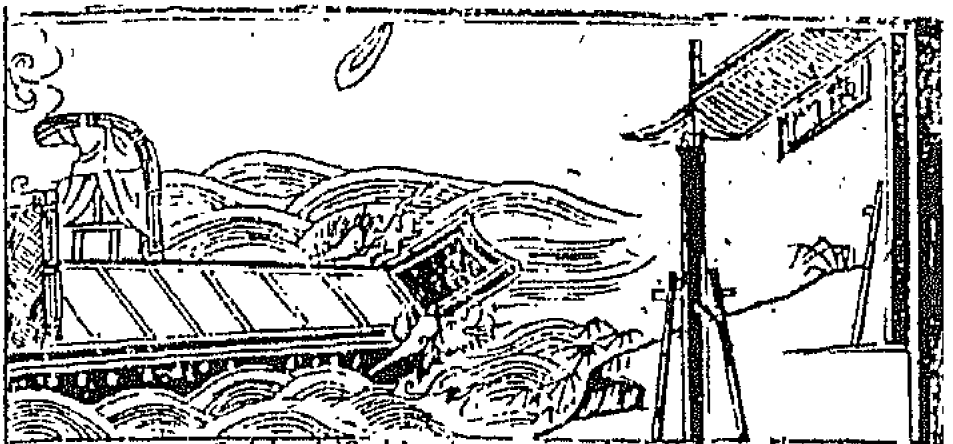
至正甲申歲潮州士人余善文於所居白鷺閒坐忽有力士二人黃巾綠袍自外而入致敬於前曰廣利王奉邀善文暫詣廣利洋海之神善文驚曰廣利洋海之神幽顯路殊安得相及二人曰若但請行毋用辭阻遂與之偕出閶門外見大紅船泊於江滸登船有兩黃龍挾之而行速如風雨瞬息已至止於門下二人入報頃之請入賓利降階而拜曰久仰聲華坐屈寒舍勿見訝遂延之上階與之對坐善文踧踖退遜廣利王曰君居陽界屢來水府不相統攝可毋辭也善文曰大王貴重僕乃一介寒儒敢當盛禮固辭廣利左右有二至曰陰界軍馬主簿者趨近案



曰。客言是也。王可從其所請。不宜自損威德。有失觀聽。乃
君臣而坐。別設一榻於右。命善文坐。乃言曰。弊君僻陋。珍鱗之
與隱鱗之族。無以昭示。神威。聞揚帝命。今欲構一殿。命
名靈德。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所乏者。惟上梁文耳。伏聞呂子賈
不世之才。蘊傑時之略。故持奉邀至此。幸為寡人製之。即命近
侍取白玉之硯。捧文犀之管。并鮫綃十許。擲善文前。善文俯首
聽命。一揮而就。文不加點。其辭曰。伏以天陵之間。洪為最大。人
物之內。神為最靈。既稟智火之依。歸可之廟堂之壯觀。冥用重
營。寶殺新揚華名。掛龍骨以為梁。靈光耀日。綵魚鱗而作瓦。揣
氣端空。列明珠白璧之櫺。攢拱青龍之牖。纖瑣密布。海
色在戶。綺閣開而雲影臨軒。雨帆風調。與南浜八千。餘里天高
地厚。歷後世億萬斯年。通任漢之朝宗。受後倒之獻納。天吳舞
鳳。紛紜而到。鬼國羅利。次第而來。歸然若靈光矣。如漢



爲短唱明皇情深拋梁東方未明羣臣朝中笑看扶桑三百丈
金雞啼飛日輪紅拋梁西海弱水流沙路不迷後後瑤池王母降
一雙青鳥入人啼拋梁南巨漫漫三萬里要識封禪覓幾許
大鵬飛盡水如藍拋梁北戴星燦爛環衮極進階伺饗是中原
一髮青山浮翠色拋梁上乘龍夜去陪天仗袖中奏疏一封書
盡奏蒼生阶禍障拋梁下小侯紛綸求德化清晨頻聞賀拜聲
江神何伯朝靈鼉伏願上梁之後萬祆歸仁百獸仰德珠宮貝
闕憑天上之三光衮衮綉裳開人間之五福書罷進呈龍顏大
喜下日落成發使請東西北三海請其工赴慶賀之會是日三
神皆至從者千餘萬騎神蛟毒龜躍躍後先長鯨大鼈奔馳左
右魚頭鬼面之卒執旌旄而操戈戟者又不知其幾多也是以
廣利頂通天之冠御絳紗之袍秉碧玉之圭趨迎於門其禮甚
備三神亦各盛其氣象其威儀極嚴恪但所服之袍各
隨其方而色不同焉叙喧涼畢揖讓而坐善文亦以白衣坐於



殷甫乃欲異三神叔禮忽東海廣淵之後有一從臣鐵冠而長劍者號赤鱗公躍出廣利前而請曰今茲貴殿落成特為三王而設斯會雖江河之長川澤之君咸不得頡頏其禮可謂殿矣彼白衣而未坐者為何人斯乃敢於此處哉也廣利曰此乃朝陽秀士余君善文也吾將露德殿成請其作上梁文故留之在此爾廣淵邊謂曰文士在座波為得多言姑退赤鱗公乃退而下已而酒進樂作有美女二十人捧明璫曳輕裾於進前舞淩波一隊歌淩波之詞曰君有人兮波之中折揚柳兮徐笑容振瑤環兮瑲瑢瓊鳴兮玲瓏衣翩翩兮翔鴻舉矯兮如游龍輕塵生兮羅襪斜日照兮芳叢寒獨立兮日復東悲可遇兮不可從忽飄然而長往御泠風兮舞竟復有歌童四十輩倚新粧點翠袖於庭下舞採蓮之隊歌採蓮之曲曰往採蓮兮蘭舟泛波光兮遠遊擷芳洲兮別浦解寒珮兮芙渠舟不定折荷花兮斷荷柄露何為兮沾裳風何為兮吹鬢



歌起兮綠袖揮翡翠散兮鴛鴦飛張蓮葉兮為蓋綰藕絲兮為
衣日欲落兮風更急微烟生兮淡月出早歸來兮難久留對兮
共兮樂不可以終極二舞既畢然後擊鼉鼓之鼓以玉龍之笛
振樂畢陳祕籌安頓付是東西此三神共捧一舡致壽文前曰
吾等僻處海岸不聞禮儀今日之會獲覩盛儀而又幸遇大君
子在座光采倍增願為一詩以記之使流傳於龍宮水府物亦
一勝事也不知可乎詩文不敢辭遂作水宮慶會詩二十韻詠
帝德乾坤大　神功嶺海安　淵宮開勝宴　水路息波瀾
列爵王侯貴　分符地界寬　威靈聞赫奕　事業保全完
韵拍常通奏　炎方永授官　盛堂朝玉帛　設宴會衣冠
鳳舞三巵盡　龍馳七寶鞍　傳書雙鯉躍　扶輦六鼇蟠
王母調金鼎　天妃捧玉盤　孟嘗紅琥珀　神佛碧琅玕
座上湘靈舞　頻將錦瑟彈　曲終漢女至　忙把翠翹攢
瑞霧迷珠箔　祥烟繞畫欄　羽開雲母扇　簾捲水晶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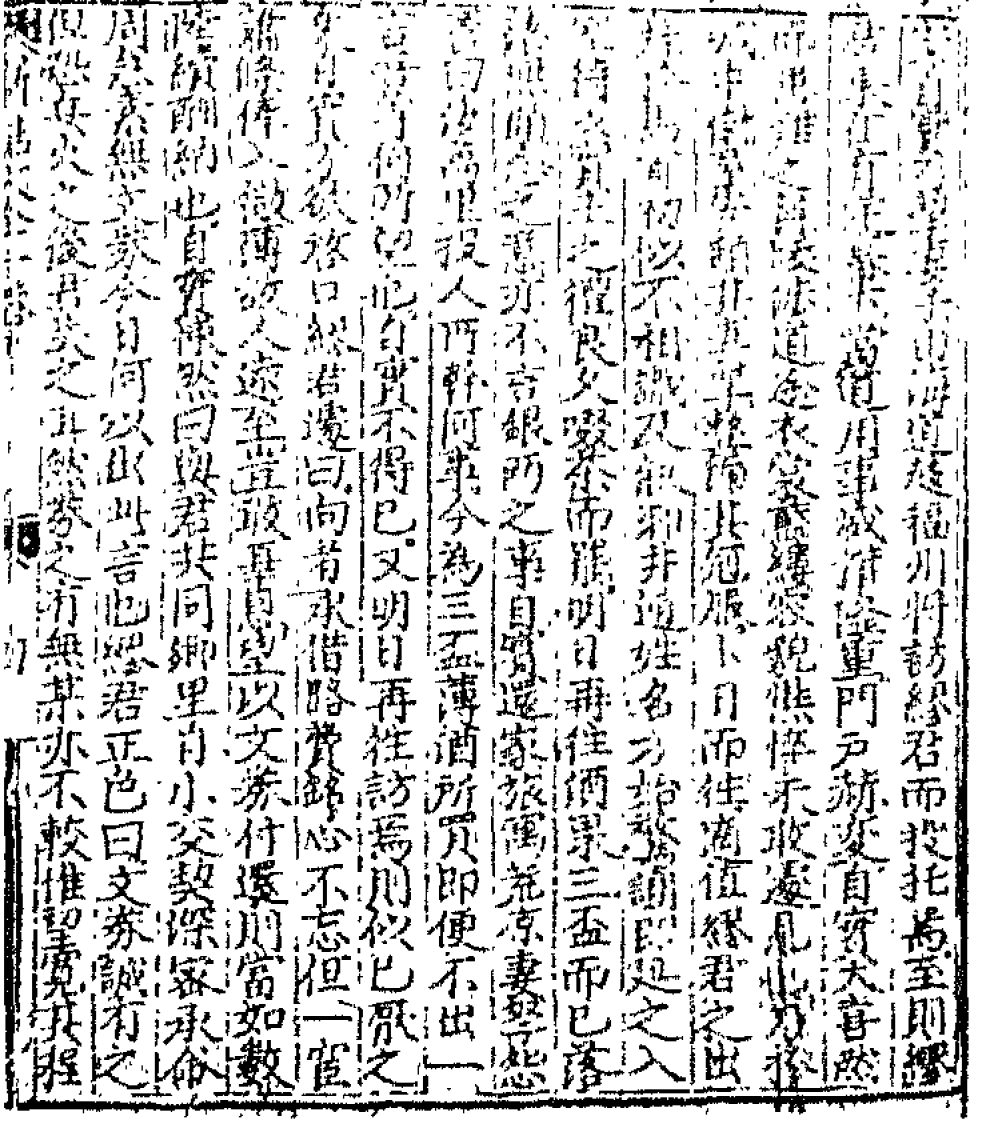


共飲三包露同餐九轉丹良辰宜酩酊樂事勝盤桓
異味充喉舌靈光照肺肝渾如到蓬萃又似夢邯鄲
歌酢陪高會歌吟得盡歡題詩傳勝事春色滿毫端
詩乞進呈座間大悅已而日落咸池月生東谷諸神大醉俱扶
而出各歸其國車馬駢闐之聲徹逾時不絕明日賜利特設一
宴以謝善文宴罷以玻瓈盤盛照夜之珠十顆天之孽二為閩
筆之資復命二使送之還鄉善文到家攜所得於波斯國鬻
焉獲財億萬計遂為富族後亦不以功名為意棄家求道遍遊
天下名山不知所終

三山福地志

元白賓山東人也生而質鈍不通詩書家頗豐殖以田莊為業
同里有繆君者除得閩中一官缺少路費於白賓處假銀三百
兩白賓以鄉黨於處之厚不問其文券如數貸之一至正末山東
大亂白賓為群盜所劫家計一空特陳有定優守福建七閩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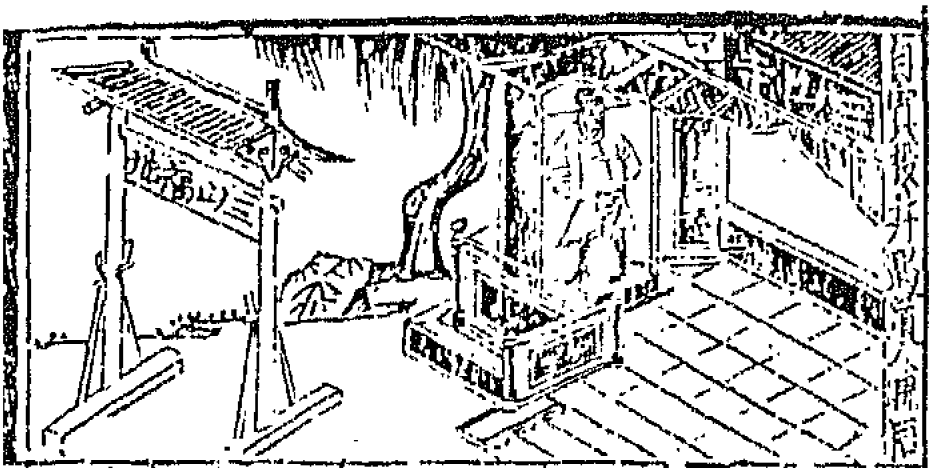
限使得致力焉自然雖一而出惟其言醪橋妾貝總若此猶羊
觸藩進退維狄半月之後村盟其門推以温言接之終無一錢
之惠展轉推託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菴自實經紀之居適
當其中路每於門下供具菴主軒轅翁諸有道之士也見其往
來頗久與之叙話因而情款時值季冬已迫新歲有實窮居無
以請緣君之居拜且泣曰新正在迩妻子飢寒願乞一錢飛無
儲粟向者銀兩分不敢求但願前半水而活涸轍之指下盧飧
而救斃之餓此則故人之賜也伏望憐之憫之衰之恤之遂
命於地緣君扶之起徐指計日之數而告之曰更又一旬當
及開之若可於家事稍舒仍得米二石又錢二緡今人馳送於
是以為過歲之資事勿以小為推且又存三叮嚀毋用他出以
候之自實感謝而退時以緣君之言問其妻子至日暮家懸望
自實端坐永冬推手於門見之則更奔以曰有人貝米至
於是出視馬則返其盧而不顧自實獨謂來人不識其家故誤



問之則曰張員外之僕訃至者也默然而退頃之推門不入再推扣之則曰有人携錢來糴急出貿焉則過其門而不入再推扣之則曰李縣令之曙進密者也默然而默如是者九數度談竟絕影響明日歲旦矣友為所誤拉冰束薪俱不及與妻子相向而哭但聞兒啼隔牆婦白刃坐以待旦鴉鳴破曉起經營君之門寺僕其出而刺之是時鍵戶未啓直無行人惟小庵中軒轅翁方明燭轉經當門而坐見盜負贓急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之或操刀劍或執推鑿披頭露體勢甚凶惡一倏之頃則自寶祖回有金冠玉珮之士百餘人隨之或鞭撻盡或舉旌旛和容婉色意若安閒軒轅翁區訓謂其已死矣誦經已罷急往訪之則見翁無恙坐定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憂孰為適何其去之忽乎而回之緩乎也須得一開自解不敢隱其言繆公之不義今我狼狽今早實鑠翁刃於懷將往殺之以快意及至其門忽自思曰彼實得罪於吾妻子何尤焉且又有老母在堂不



貞人聞与縁君取財若殺之其家何所依事人須我母我貞人也遂隠忍而歸于軒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將有後禄神明已知之矣貞實問其故翁曰子一念之惡而凶兆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如影之隨形如聲之應響固知幽室之内造次之間不可動心而為惡不可造罪而招禍也因其言其所兆而倚撫之且以錢米少許周其急然而貞實終貧不樂至晩自校於三神山下入角井中其水忽然開闊所室皆石壁如削中有徙徑僅通行獲貞實扶壁而行將數百歩忽見路窮也一門口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儼然別一世界也門上有題金書其牓曰三山福地貞實瞻仰而入長衢清潔行人稀少閒無人聲隱隱於雲外飢餓頗甚于不能前因小石壇之側忽一道士曳青霞之裾振明月之佩至前呼起之笑而問曰飢乎貞實拱而對曰飢遑論味即盡足矣翁授之餌一何馥烈味乎貞實拱而對曰飢遑論味即盡足矣翁授之餌一何馥烈乎道士曰子不憶草西許詔於與聖殿乎貞實曰其山東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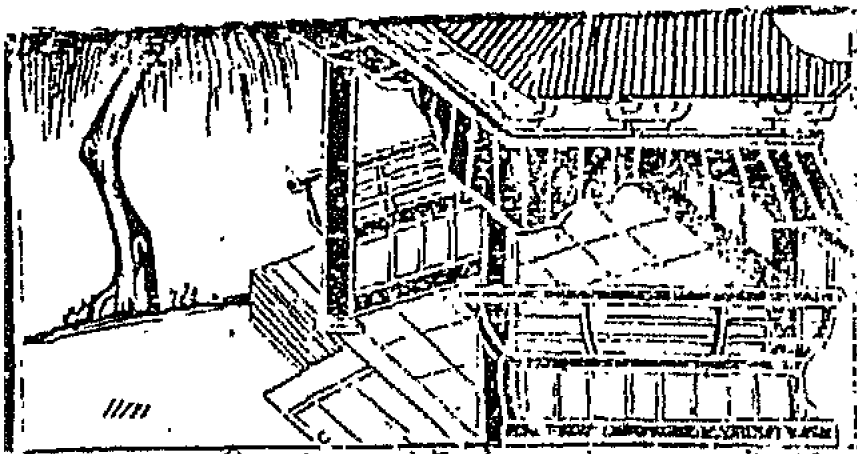
和衣臥士生世四十日不知書平生未嘗遊歷祭國問有道論之說乎道士曰子飢為飢火所惱不暇記前事耳乃於袖中出乾棗數枚令食之曰此所謂交梨火棗也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訖星然明悟因記為學士時嘗西番詔為大都此聖駁側如昨日焉遂請於道士曰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報耶道士曰子亦無罪但在職之時以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故今世令君愚懵而不識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納將士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自實因指當世達官而問之曰某人為丞相而貪婪不止賄賂公行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無厭鬼王地下有十爐火鑄其貪財今亦福薄矣當受幽囚之禍又問曰某人為平章而不戢軍士縱害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多殺鬼王有陰兵三百皆銅頭鐵額輔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當受割截之苦又問某人為監司而刑罰不振某人為郡守而賦役不均某人為宣慰不聞所宣之何事某人為



略不聞所畧之何方然則當受何報也道士曰此等皆已粗撥加其休縲縶鞭其頸脊肉臧骨得數餘魂何足算也貞實因跪緣君有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財物豈得妄動邪道士因言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將至甚可畏也宜擇地而居否則恐預他魚之殃貞實乞指避兵之地道士曰福清可矣又曰不若福寧言訖謂貞實曰汝到此久家人懸望今可歸矣貞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以一徑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後得一穴而出到家則已半月矣急携妻子逕往福寧村中墾田治園而居揮鍬之際錚然有聲發視銀四錠家遂稍厚其後張氏奪即避巫相被拘大軍臨城陳平章遣捉其餘宵吏多不保其貲領官而縱君為王將軍者所殺家貲皆歸之焉以歲月計之僅及三載而道士之悉驗矣

華亭逢故人

松江士人有金貲二子者皆富有文學家故自得嗜酒落魄不



石君盧畢亭逢故人

拘小節每以遊俠自任至正末張氏據有浙西松江為郡三子來往其間大言雖岸幘無人敢問巨族望風承接雅意居

後全有詩曰

準擬衛寇感二毛　西風涼冷龍鵝袍

仰天不歌長嘯氣　化作江雲萬丈高

貫亦有詩曰

四海干戈未息肩　書生貴合老林泉　袖中一把鵝泉劒

撐住東南半壁天

其詩大率類是人益信其自負矣元年國

兵圍姑蘇宋援上洋人錢鶴皐起兵據張氏二子自以嚴莊高讓為比仗策登門參其謀議遂順嘉興等郡未幾師潰皆北水死洪武四年畢亭士人石君盧有故此近郊素與二子交善忽過之於途隨行僮僕數人氣象貌如平昔迎謂君盧曰石君無恙乎君盧忘其已死與之揖讓班荊而坐於野談論逾時全忘既然長嘆曰諸葛長民有言曾睨長思富貴當貴復復老機此語非確論荀慕富貴危機豈能辭世間寧有揚州鶴耶其未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劉黑闥既江為漢東王臨死而云



我幸在家蓴菜為羹雅賢輩所誤至此陋哉斯言足以發千古一笑也賈曰黑闥何足道如漢之田橫齊之李寄亦可謂識中爭上若也橫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耻更稱臣逃居海島可以死矣乃眩於大王小侯之語行至東都而死寄之起兵皆祖以書賀之推為盟主又兵敗入關乃望以台司是處其無知識如此大丈夫死即死矣何忍向人帳下取氣耶夫韓信建炎漢之業卒受誅英劉文靜啓晉陽之祚終加戮辱彼之功臣尚爾於他人何有哉金曰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檄武氏之惡及兵敗也復能優游靈隱詠桂子天香之句識巢據亂唐罪不容誅至於事敗乃削髮被緇逃遁蹤跡題詩云一識衣着喪着僧衣若二人者身為首惡而終能脫禍可謂智術之深矣賈笑曰卿如此吾輩當視之矣金遲曰故人在坐不必閑論他事徒增傷感而已解所御綠衣僕於近村貿酒而飲數巡盡請於二子曰二公平日篇章播在人口今日之會可無佳製





大德中揚州富人吳防禦者與崔君為鄰吳契
崔君甚厚吳曰與君防禦若女曰娘娘供在彼
為鄰許婚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為約既而崔君赴選方
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其間閏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
曰崔家即若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與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
言令其挫失時節也防禦曰君已許吾故人矣況約已定吾
豈食言也又亦望生不至曰見歲既久綿邈非歲而終父
母之心勿睹歟母持金鳳釵撫而泣曰此汝父家之物也今
汝已委身於人用表汝父母之心耳遂與而去自此音問
阻絕數月而崔生至防禦迎之入門其故如初曰不意德府理當而卒母亦先逝數
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三里而至耳遂不復言及婚事
崔君故得疾於揚乃前妻根而引之與同寢室其
疑前後相欺以告之崔君驚訝防禦謂生曰即君父母既歿
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便於吾家住宿故人之子即吾子也


吳哥入長安舅田約

以興娘殁故自同外人即令攜挈行李於門側小齋安泊將及半月時值清明防禦以女新殁遺念舉家上塚興娘妹慶娘年拜十七矣日與家親同赴新墳惟留崔生在家至暮而歸天色曛黑崔生於門迎接有轎二乘前轎已入後轎至生前忽有物墮地鏗然作聲生俟其過急往拾之乃是金鳳釵一隻欲納還於內則中門已閉不可得入生還小齋明燭獨坐思念婚事不成隻身孤單寄跡人門亦非久計長嘆數聲方欲就枕忽聞剝啄扣門問之則不答不問則又扣如是者三度乃起開視之則見一女殊儷立於門外開遽搴裙而入生大驚女子低容斂氣向生細語曰郎即不識妾耶妾乃興娘之妹慶娘爾向者投釵轎下郎拾得否即同崔生就寢生以其父待之厚辭曰不敢拒之甚確至于再三女忽赧怒曰吾父以子姪之禮待汝置汝小齋汝乃敢於深夜誘我至此欲將何如我訴之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而從焉至曉乃出去之自是暮



興哥回拜兵娘父母敘舊

隱而入親隱而出往來於側人無及有一月半餘忽一夕謂生曰姜家深閨君居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魔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疎罪責閨龍而鎖鸞誰打鴨而驚鴛在妾固所甘心於君誠恐累德莫若先事而發懷璧而逃或晦跡深村或藏蹤異郡庶得優游偕老不致分離也生頗然其計曰君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乏親知雖欲逃亡竟將稱往嘗聞父言有舊僕金榮者信義人也見居鎮江呂城以耕種為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旦五鼓喚女輕裝而出討舡過瓜州奔丹陽訪于村氓果見金榮住處其家頗富見為本村保正生乃大喜造其門至側初不相識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已乳名方始記認則思而哭其主捧生在堂而拜認主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益正堂而處之事之如事舊正旦食之需供給甚至生住金榮家不將及二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見責故與君為卓氏之逃蓋出於不得



已也今則禮教既沒新教既登歲月如流已及期矣且愛子心人皆有之今而自歸喜於再見必不我罪況父母生之恩莫大焉豈有終絕之理盍往見之乎生從其言煥之別却金榮渡江入城將近其家謂生曰妾與此寓一年今慶與生同往或恐逢彼之怒君可先往視之妾乃徐行於此以俟臨行復呼生回女以金鳳釵與之曰如此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迎之欣然出見反致謝曰日昨懶侍不周致君不安其所以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責生拜伏地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口不絕聲防禦不知其故遽出此言頓開陳釋我疑慮生乃告而言曰義者男惟事寡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負而逃竄伏村墟隱匿歲月昔容久阻書問莫傳情望舊於夫妻恩敢忘乎父母乎今則謹攜令愛同此歸寧伏望察其深情恕其罪過使得終能偕老永遂于飛大人有溺愛之恩小子有室家之樂從所望也惟冀憫焉防禦聞之驚曰君



與哥与慶娘回防樂宅

女耶病在床今及一載饘粥不進轉側須人豈有是事耶生謂其恐為門戶之羞故飾詞以拒之乃曰日令慶娘往視之至江舟遇令人舁取之來防樂雖不信即令家僮馳往視之至江舟遇並無所見防樂大怒崔生青其妖妄崔生袖中取出金鳳釵以進防樂見之駭然大驚曰此物吾亡女與娘殉葬之釵胡為而至此弔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欻然而起出至堂前拜其父曰與娘不幸早辞殿得遂其菟郊然與崔生緣分未斷今來此者亦無他特以此說有愛妹慶娘續其婚爾如所請肯從則吾病必當即差倘不用妾言命盡此矣駭家驚顧視其身則慶娘而言動靜舉止即與娘也父語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復於人世為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實司以妾無罪不復拘禁得歸皇上娘上帳下掌傳箋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因緣爾防樂聞其語乃許之即欵客拜謝父又與崔生執手歔欷為別且曰父母許我矣汝好做婚客慎無以新人



兄能愛如陶親許婚連而忘故人也言訖慟哭而逝于地識視之而死矣念以陽禁雖之後時乃魏元忠病甚徐行動如常問其所而事並不知之始覺如夢不記先言所與遂脩吉續崔生之婚生感興娘之情以金風敘貧于市獨飲二十頌讀賈捨遺猪憐買詩雖花覩命道士建醮三晝夜又報以娘復托夢於崔生曰蒙君憐拔尚有餘債雖隔幽明實深感訊小妹慶娘直性柔和冥吉視之生聞之驚悼而覺從此遂絕矣呼呼哉

燕芳摭記

仙女之事采之何所

吳郡富室有姓錢者至正初為于閶門外以糴米為業有二女長閨英次慧英皆聰明不混能賦詩文適於宅後建一所樓以為樂名之曰蘭蕙燕芳攜過承天寺僧雪窓善以水墨寫閒無乃以粉灰四壁請繪畫於上登之者翛然如入春風之室二女日久其間吟詠不輟有詩數百首號曰燕芳集好事者得之

注傳誦時會稽楊維楨鐵崖客西湖竹枝曲和者百餘家鏤版書肆



一女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可不效其顰作蘇臺竹枝詩十章曰姑蘇臺上月團團　姑蘇臺下水漫漫
月落西邊有時出　水流東去幾時還　館娃宮中麋鹿遊
西施去泛五湖舟　香魂玉骨歸何處　不及青旗賣酒樓
虎丘山上塔層層　夜靜分明見佛燈　約伴燒香寺門去
自將紋釧施山僧　門泊東吳萬里舡　烏啼月落水如烟
寒山寺裏鐘聲早　漁火江楓惱客眠　洞庭余柑三寸黃
笠澤銀魚一尺長　東南佳味人知少　玉食兆民誰立方
荻芽抽筍來花開　不見河豚石首來　早起腹風薦枕席
即從海口販鮮回　楊柳青青楊柳黃　青黃變色過年光
芟似柳絲易飄悴　即如柳絮太顛狂　翡翠雙飛不待呼
死央五陌幾曾孤　生憎玉帶橋頭水　平入吳江半太湖
一縄風雪綠如雲　八字牙梳曰似銀　針筒朱門翹首望
往來多少斷腸人　百尺高樓倚翠　闌干曲曲畫屏連



不去西湖唱採蓮此作亦皆佳其才
可知矣錢唐袁枚子才二詩於後詩曰　錦江只說薛濤箋
傳誦蜀都文藻盛流傳曰　連珠合璧照前賢
好將筆底春風句　寫與瑞仙讀數三　好將筆底春風句
出易安詞真而且不論也女史不獨宮詞有關生者亦甲於其父故錄蒙泉為今生與
我即不依歸為吐辭以其父之故待以通家子弟往來無間也
生之青年氣韻溫和生質俊雅與月於舟前濃路二女在獲於
隔岸見之次第支一雙投於生下雖會其意然仰視飛甍
于綠紗窗非月其誰諳管非月其誰諳琴能至也既而更深湯靜月墮
河幽情供發於江船舷卿有所依忽聞擣衣聲斷斷
之頃刻二女以帕擬成雙垂一河光摩於其前生乃康之而
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與入房室盡繾綣之意焉長女口吟



詩一首曰 王初雕欄花兩枝 相逢恨是未開時
嬌羞未慣風和雨 分付東君好護持詩畢次第吟一首
寂寂香煙燭影低 枕屏拈動翠雲帷 風流好似巫山女
纔過東牆又向西生至晚乘之而下自是無夕而不會三女
吟詠頗多不能盡記生自覺筆題一詩於上曰 一夕見攜
劉侯玉葉成姻眷 誤入蓬山頂上來 此身得似偷香蝶
萃蓉芳叢兩兩開 路識花叢皆幾迴 三姊亦得詩喜藏之篋笥已而就枕生復索其吟詠長女吟
曰連理枝頭並蒂花 明珠無價玉無瑕 兩人一句次女續曰
合歡幸得終諧契 聚興誰同訪戴家 長女又續後句詩曰
羅襪生塵魂動搖 搖紅墜玩綠陰消 次女又結後句詩曰
他時倘他春消息 不悔今宵一念差 詩訖遂成鄙句一篇
又一夕中夜之後生忽悵然曰我本鶴城江河托跡門下今日
之事尊人固知一旦事跡聞恩情間阻則樂昌之鏡或終於



顧生別其人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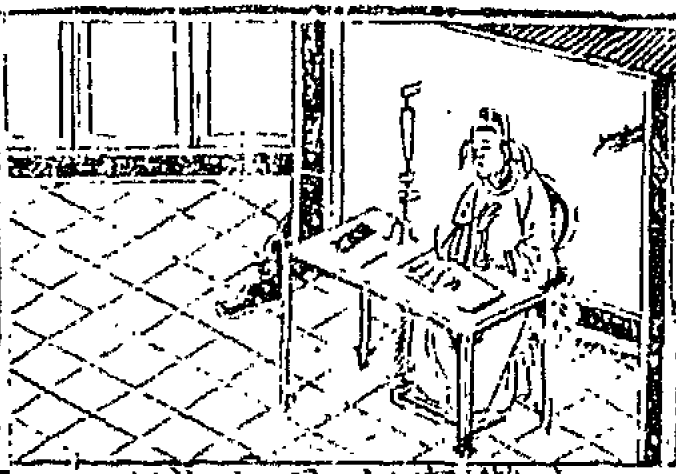
此而愛之延平之劍不知何時而耶合也因嘆嘆良下二文曰妾之鄙陋自知甚明又歎閨閣粗通經史非不知鎖完之可貴擬擬可生也然而秋月春花每傷虛度雪情水性實於自擇誠著倘蒙三之容自敝下和之璧感君不棄特賜俯從雖待罪箕帚以終三之禮亦永行誓一言之已定方欲同偕往老求奉衣巾柰何遽出此言自生疑也顧若從仁妾雖女子計之審矣他日機事彰聞覬覦謹貞恐從妾所請則終柰其論於君家如不豫所圖且即欲於貴鄉之下必不可盜他門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宋我而生之父以書賢生還家故之父見其盤桓不去亦頗疑之一日登樓於牖中得詩為詞大略歎事已如此無可柰何願生亦生小佛敬問戶亦作詩報之父愉其意生父如非所謂仍舊貫通二姓之好問名納采贅以為婚是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八美冠下人多知之或傳之為

掌記云

新增全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一

新增補相剪燈新話大全卷之二

古杭曜佑宗吉編著
書林拗氏清江重刊



令狐生冥夢錄

令狐譔者剛直之士也生而不信神鬼嘗做誕自得有言及鬼神變化幽冥果報之事必大言折之所居隣近有烏老者家貲巨富貪求不止敢為不義凶惡著聞一夕病亡死之三日而甦人問其故則曰吾殁之後家人廣為佛事多殺牲幣宴賓客喜之因是得還譔聞之尤甚不忿曰始吾謂世間貪官污吏受財曲法富者納賄而得全貧者無貲而抵罪豈意冥府乃更甚焉因賦詩令狐譔吟曰

一陌金錢便還鬼　公私隨處可通門
鬼神有得開生路　日月無光照覆盆　貧者何緣蒙佑之
富家容易受天恩　早知善惡都無報　多積黃金遺子孫



詩成朗吟數過是夜明燭獨坐忽有二鬼使狀貌奇惡徑至其前曰地府奉追讌大驚方欲辟避一人執其衣一人挽其帶驅迫出門足不履地須臾已至見大官府若世間臺省之狀二使將讌入門遥望殿上有王者冕服據案而坐二使挾讌伏於階下上殿致命曰奉命追令狐讌已至即聞王者厲聲曰既讀佛書不知自檢敢為詭譎誣我官府令付犁舌獄遂有鬼卒數人牽拽令去讌大懼攀援檻楯指不得去俄而檻折乃大呼曰令狐讌乃入間儒士無罪受刑皇天有知乞賜昭鑒見殿上有一綠袍秉笏者號稱明法謂王曰此人好詐遽爾加罪必不肯伏不若令其供狀所犯明王其罪當無詞也王曰善乃有一吏操紙筆置於讌前遍其供狀讌閱無罪不知所供忽聞殿上曰汝言無罪如何誅謗所謂一陌金錢便還鬼公私隨處可通門誰所作也讌始大悟即下筆大書以惜其過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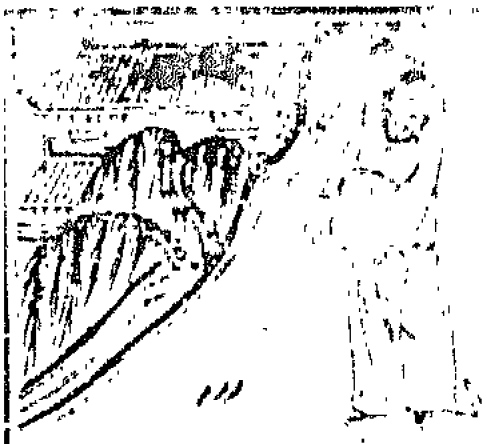
伏以混沌二氣初分天地之形高下三才不列鬼神之教



自中古始篤多端於幣帛以通神誦經文而語佛於是名山大澤咸有盬搜古朝議嗣興多非若益以群生既孳被類宜頑或長惡而不悛或行凶而自恣以強凌弱恃富吞貧上不孝君親下不睦宗族貪財悖義見利忘恩天高門而九重莫知地府深而十殿是列立刑燒舂磨之獄具輪迴報應之科使為善者勸而益勤為惡者懲而知戒可謂法之至密道之至公然而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後仰聰明所及反小察而大遺負若入獄而受辱富者轉經而免罪惟聚傷財之鳥每滿乖舟之患賞罰之條不宜如是至如讒者三才賤士一介窮儒左枝右梧求免兒啼女哭東塗西抹不救命窘時乖偶然不平而鳴讒獲多言之咎悔吝隨而莫及恥辱尾而乞憐今蒙責而罪名逼其狀伏批龍鱗捋龍頷豈敢救生斜虎頭編虎鬚固知受禍言止此矣伏乞鑒之供乞什王覽之已畢批曰令狐譔特論頗正難以罪加秉至不回非可威屈今觀所陳



實為有理可特放還以彰冤直仍命復追烏老置之於獄後遣二使去譴還家譴懼二使曰僕在人間以儒為業雖閻地獄之事未以為然今既到此可一觀否一使曰欲觀亦不難但要知刑罰錄事耳即引譴循西廊而行別至一廳文簿山積錄事中坐二使以譴入白錄事以朱筆批一帖付之其文若蒙蓋不可識譴出府門投北行里餘見鐵城巍峩黑門張天守衛者甚眾皆牛頭鬼面青躰紺髮各執戈戟之屬或坐或立於門左右二使以批帖示之即放之入見罪人無數被剝皮刺血剔心剜目叫呼怨冤宛轉其間楚毒之聲動地至一處見銅柱二縛男女二人於上有夜叉以刀剖其胸脇胃流出以沸湯沃之名為洗滌譴問其故曰此人在世為醫因療此婦之夫遂與婦通已而其夫病卒雖非二人殺之原情究罪與殺同也故受此報又至一處見僧尼裸躰諸鬼以牛馬之皮覆之皆成畜類有趁逐未肯就者即以鐵鞭擊之流血狼藉譴問其故曰此徒在世不精



而於不識而作此乃不守規矩如是故令化為異類以
以報人師嚴後至一四額曰誤國之臣見有數十人坐鐵床安
上身其狂指以指石為地獄之使非一人示證曰此即宋朝
大師秦檜也謀害忠良媒孽其主故受重罪永無出期其餘亦
皆建炎誤國之臣也每一朝革命即驅之出令毒虺噬其肉飢
則啖熱鐵渴則灌以神水洒之業風吹之近視不形
此皆雖歷億萬劫不可出則矣讀觀之不回思求回之二使送
至寺謂曰勞君送回無以為報二使笑曰報則不敢望但
請君勿更為詩以累我爾謹亦大笑仍伸而去一身冷汗乃是
一夢也及旦去和烏老之家而問焉則於是夜烏老乃三更而
逝之矣

天台訪隱録

台人徐鬼拉通書史以端午日入天台山採藥同行數人渾於
涉險中途而返惟逸愛其山明水秀樹林陰翳進不知止且誤



張興公之感而葬其妙曰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泉流而界道誠非虛語也更行數里則斜陽在岸飛鳥投林進無所抵迴不及遥矣時諸之問忽澗水中有巨瓢泛出書曰此豈有吾人乎吾則必有宮觀守也遂沿澗而行不里餘至一衡門入數十步則豁然覓敞有居民四五十家衣冠古朴氣質淳厚田茅屋竹籬桑麻掩映儼然一村庄也見逸至謁問曰客為何如馬揖而沙吾境逸告以入山採藥失路至此遂相顧不語漠然無從措之意惟一老人衣冠若儒者扶杖而前自稱太素翁上舍揖逸而言曰山澤深險豺狼之所嗥魍魎之所遊日又晚矣若固相非是見適而不援也乃邀逸歸其室坐定逸問曰僕生於斯長於斯遊於斯父矣未聞有此村庄也敢問上舍避世之士逃難之人諾述往事

按增修攷耳逸固請其故始曰吾自宋朝已下居於此矣逸大驚上舍乃具述曰僕生於理宗嘉熙丁酉之歲既長寓名太



徐說天台遇老文入山

忽舉復齋以請周易為祝阿推度京朝而歸堂試一登出高遠欲立身揚名以顯於世不幸度量窘大居臨朝北兵渡江時事大變嗣君改元德祐之歲則舉家逃難於此其餘諸人亦皆同時避難者也年深歲久因遂安焉種田得栗採山得薪鑿井而飲架室而息樂往哀來日居月諸但見花開為歲葉脫為秋不知今是何朝代是何甲子也說曰當今天子聖神文武繼元啓運混一華夷國號大明本歲甲寅則逢攝提格之歲改元洪武今之七載也上舍曰噫昔也知有宋不知有元安知今日乃為大明之世也頃客與我畧陳三代興亡之故使得聞之逸方曰宋德祐丙子歲元兵入臨安三宮遷北是歲廣王即位於海上改元景炎未幾而崩益王繼立為元兵所迫赴水而死宋祚遂亡實元朝戊寅之歲也元既併宋奄有南北建至正壬午歷甲子一周有半而滅今則



大明肇祚洪武萬年之七年也羣臣德祐丙子至今上下已及百歲矣上念開之不忘流澤已而山空夜靜寓翁欵然逸情於其室王冢石犹亦甚潔但神清骨吟不能成寐翁明日報雖為黍以飯盛松醪飲逸上舍自製金縷詞一闋歌以侑觴曰

漫兜黃帙歎怪人間曲改別調其翻新為一片殘山并剩水幾度英雄爭鹿羣到了誰榮誰辱白樂書生羞耐久向林間隱微山間宿耕綠野飯黃犢市朝遷變成陵谷東風舊家燕子飛歸誰屋前度劉郎今尚在不帶看花之福但免炎蒸葵豆浮世光陰容易過嘆浮生待足何時足撚前有酒且相屬歌罷復與逸話前宋舊事上不厭乃言昔祐丙辰親策進士文天祥卷在四而置第三方為舉首讀之道當國總第子高領當時有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之句一宗室往嶺南勘令獻乳雀二置之閩中鬼其驅閩俗尚鬼其人為本郡守襄陽之圍呂文煥奉人以蠟書告急於朝其人跟於俠道曰襄陽之



設酒宴餘逸

國六年矣勢寸而無斬殺而歿亡在旦夕而師初方且鋪張太平迷惑主德一旦虜騎飲江家國傾覆陛相亦安得久有北宮貴郎逐拂而死謝堅乃太后之姪服當無比嘗夜宴客設冰山燒蠟流香火以銀尺珊瑚盤盛大珠四顆光照一室不用燈燭侵人數論語語有黃金七寶價購其一數斤即於座上賜之不吝謝后臨朝蒙氏領兵南一人擊之方若不勝歐而後起者三已而一日盡地俱有一大抹之而亦覺而編訪于朝得二人焉歐狀拙擊矢者文天祥捧日者陸秀夫也遂不次用之江萬里去國都民送之郊外者以千計攀轅不忍捨去城門既閉皆宿于野賈似道出幣御內銀盌真珠馬鞍千里馬二。獻閩府之印一載制誥并隨筆賞給以黃帕覆之都民罷。而觀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又論當時諸臣曰。陳宜中謀而不斷家鉉翁飾而不通張世傑勇而不果李庭芝智而不達其最優者文天祥乎如是者凡數百高閑逕遊司隱是文通又宿焉明日出關



上舍須為古風一篇以餞行日路云云　建炎南渡多胡騎
泥馬逃來御黃屋　盡將舊物付他人　江南自作龜茲國
可憐行過兩青衣　萬恨千愁誰得知　五國城中梁月照
黃龍磧上朔風吹　東窓計就通和好　鄂王勝死斬王老
酒中不見劉四胡　湖上須尋宋五嫂　畢世內禪歸吉水
八十餘年稱太平　渡皇憂駕弓劍遠　賈相出師殆鼓鼙
携家避世逃空谷　西望端門擗頭哭　毀車殺馬斷來緣
鑿井耕田卿自足　南鄰北舍自成婚　二姓相通永諧續
避虜彷彿朱陳村　不問城中供賦役　兵從屢底長兒孫
喜君涉險亦良計　閒談前代九飯扶　時移事變太忽忽
物是人非愈惆悵　感君為我暫相留　野蔌山殽稍可口
舍下雞肥何用買　床頭舊酒不須沽　君到人間煩致語
分過泉平樂安處　卻逢不用苦相疑　我輩非仙亦非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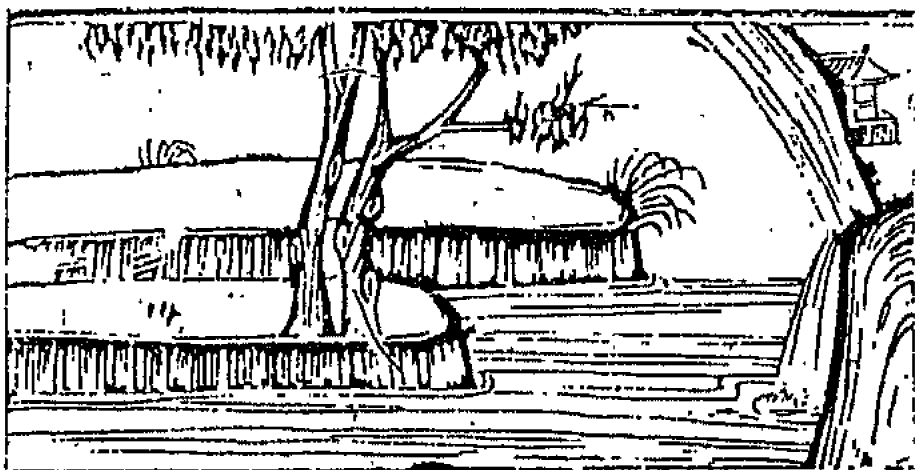
古風題乾隆送逸出路口市秋而別題治淪海五十步補一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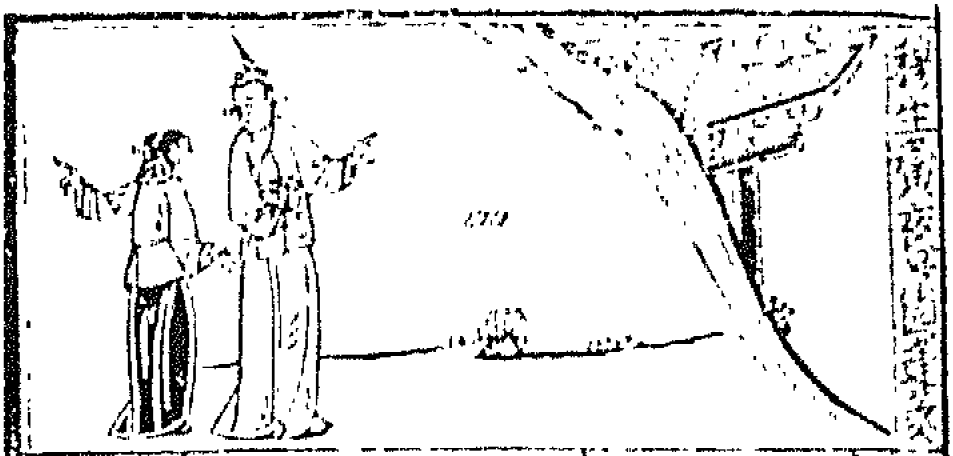
狄以記回路之途到家數日乃具酒醴犒勞殺饌評家僮掌待之則重岡疊嶂不復可尋叢草喬林絕無踪跡往來于樵徯狄從之間但聞谷鳥悲鳴嶺猿哀吟而已竟惆悵而歸逸念上舍自言生於嘉靖丁酉至今則百有四十歲矣而顏貌不衰言動詳雅止若五六十許豈有道之流歟

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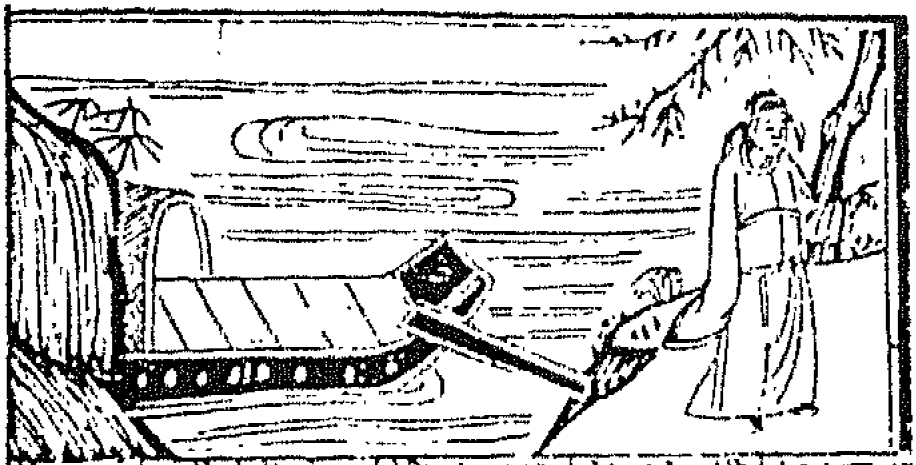
延祐初永嘉滕生名穆年二十六英風調善吟咏為衆所推重素聞臨安山水之勝思一遊焉甲寅歲科舉之詔興遂以鄉書赴薦至則僑居湧金門外無日不往來於南北兩山及湖上諸刹靈隱天竺淨慈寶石之類以至玉泉虎跑天龍靈鷲名墅之洞冷泉之亭幽澗深林懸崖絕壁足跡殆偏焉七月之望於廛院賞蓮因而宿湖泊舟雷峯塔下是夜月色如晝荷香滿身時聞大魚跳擲於波間宿鳥飛鳴於岸際生已大醉寢不能寐披衣而起遂堤觀望行至聚景園信步而入時宋亡已四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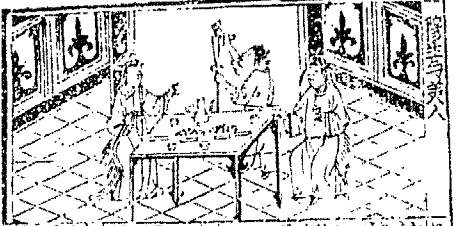
園中墨館如會芳殿清輝閣翠光亭皆已殞毀惟瑞津西軒歸然獨存。至軒下。憩小舟俄見一美人先行。侍女隨之。舟外而入。風鬟霧鬢。綽約多姿。望之殆若神仙。生於軒下屏息以觀。其所為美人言曰。湖山如故。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今人有黍離之悲。爾行至園北太湖石畔。遂詠詩曰。湖上園亭好。重來憶舊遊。徵歌調玉樹。閱舞按梁州。徑欲花迎輦。池深鄣佛舟。昔人皆已歿。誰與話風流。生放逸者初見其貌。已不能定情。及聞此作。技癢不可復禁。即於軒下續吟曰。湖上園亭好。羽觴絕代人。嫦娥辭月殿。織女下天津。未會心中意。渾疑夢裏真。願吹鄰子律。幽谷發陽春。吟已。遂出。趨之。美人亦不為訝。但徐言曰。固知即君在此。特來尋訪耳。生問其姓名。美人曰。妾本人間已久。歌自陳。叙誠恐煩動。即君生聞此言。審其為鬼。亦無所懼。因問之。乃曰。芳華姓衛。故宋理宗朝宮人。年二十三。而歿。嬪此之園。側畔今晚因往



時女曰翹、可於舍中取相帋過來、今夜月色如此、卿君又至不可無、宜使於此賞月也、翹翹應命而去、須臾携琴瑟飯飩、
鋪水中庭、白玉環花、碧琉璃盞、醴醪馨香、非世所有、與生
談說、款洽甚歡、翹命翹翹歌以侑酒、翹翹請歌鄉里
所謂潮謝歌、口對新人不宜歌舊曲、即於座上自製木蘭花慢
一闋、使翹翹歌之、曰記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
階步遲、花相來拾花、句餐華總隨流水、漢一場春夢香難圓、
廣陵失作酒露斷隋堤、楊柳搖烟、兩峯南北只依然、輦路草平
羊悵別館離宮、烟鄉鳳蓋波沒龍船、平生銀舸金尾對深燈、
無烟夜如年、落日牛羊隴上、西風燕雀林邊、歌罷歌人俏然
垂淚、任以言辭解仍微詞挑之、以觀其意、即起謝曰、翹謝之人
久為塵土、幸得奉事巾櫛、雖死不朽、且郎君適間詩句、固已許
之矣、願次鄉子之律而一發幽谷之春、也生曰、向者之詩、率口



而出實本無意當斜便成語識良久月隱西垣何倘來旗郎命
起上撤席美人曰悵君衙陌非卿君之所屬尸此西軒可也遂
携手而入假寢軒下交會之事一如人間將旦揮涕而別至書
往訪於園側果有宋宮人衛芳華之寨上左一小立即瓶上所
插也生感嘆逾時始至寨又赴西軒則美人已先至矣迎謂生曰
日間感君相訪然而妾北下其夜未下其書故不敢奉見數日
之後當得無間爾有是無必而不會經旬之後曰書亦見生遂
發歸所寓安焉已而生下第東歸美人頗隨之去生問翹翹何
以不從曰妾既侍奉君子舊宅無人留其看守衙生與之同回
卿里見親識怕之曰娶於杭郡之良家歿見其舉正溫柔言詞
蒸利信且悅之美人處生之室奉長上以禮待婢僕以恩左右
隣里俱得其歡心且又勤於治家鬻於守已雖中門之外未嘗
經出兼咸貫生得內助祥耕三咸當丁巳年之初秋生又治裝
赴浙省鄉試行有日矣美人請於生曰臨安妾鄉也從君至此



已閱三秋令頗得沿行以領親姻之姓皆請遂情同載甚抵誠堪婺以為室之明日適値七月之望美人謂生曰三年前亦於此夕與君相會今適當今日之期欲與君同赴聚景園一續舊遊可乎生如其言載酒而往至晚月上東垣蓮開南浦露柳煙篁動搖堤岸宛然昔時之景行至園前則趙氏子迎拜於路首曰娘子陪侍郎君首尾數年已極人間之歡獨不記念鄙族乎三人入園又至西軒而坐美人忽然垂淚而告生曰感君不棄得侍奉房惟未遂深歡又當永別生曰何故對曰止本幽陰之質久踐陽明之世實非所宜將以與君有夙世之緣故冒犯律條以相從爾今而緣盡自當奉辭生驚問曰然則何時對曰止在今夕爾生悽惶不忍美人曰妾非不欲終事君子永奉歡娛然而程命有限不可違越若更遲留須當獲譴非止有損於妾亦將不利於君豈不見越娘之事乎生悲惋悲然亦非傷感徬徨而不寐及山寺鐘鳴水村雞唱急起與生為別解所



滕生致殷行美人畫

御王指環於生之衣帶曰異日見此無忘舊情遂匆匆而去
然猶頂上回顧良久殷生大慟而返翌日具殽醴於前酹於
墓下生作文讀以弔之曰

惟靈生而淑美出類拔超群回豈姿於仙聖鍾秀氣於郊坰
翠然若花之麗粹然如玉之溫達則天上之金屋留仙路左
之桃腮托松枝而共處對仙兎之群舞落花流水斷雨殘雲
中而多事故國無君撫光陰之過隙視日月之奔馳然而精
靈不滅性識長存不必仗少翁之奇術自能返倩女之芳魂
玉匣縢書之扃金泥蝶蝶之碧篆上分環佩珊珊之聲下分
蘭麝之香氛氳分欲同歡以偕老奈何泡合而漚分若絡秋波之棄去
王母瑤池之懽罷之而翻所願却之而不復閨帳夜會之哀
續斷事之難會月湯柳素風之院閉翠花夜雨之門愁情
對月大漢之哀怨結於騷客上苑之春容布於辭人心緒亂而紛
紜愁懷哀而奈何於斯文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喬張燕君從元夜觀燈生守之訖從此絕矣不獨君旅邸如喪親將試期既迫亦無心入院閒張燈歸而閒其故始具述之兼感契闊生後終負不要入鴈門山採藥遂不復還不知所終

出卅燈記

乃氏之鄉浙東也每歲元夕於明州張燈五夜傾城仕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初喪其耦鰥居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十五夜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婷婷嫋嫋冶容絕代喬生注視之韶顏雅齒真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上下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鄙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盒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二蓮復回生與女攜手至家施其款昵自以為西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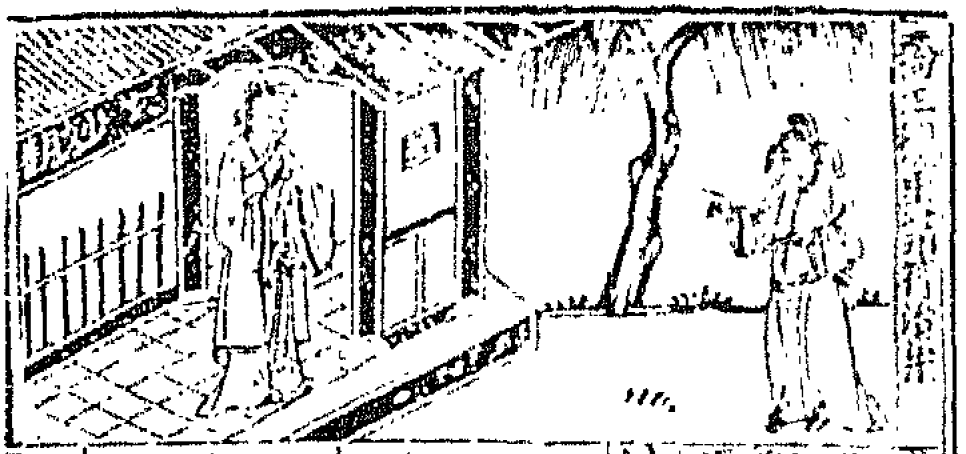
女曰姓符罷卿其字淑英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殁家事蓼蓼旣無兄弟仍鮮姊妹嫠母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頖生留之宿燕夏精妍詞氣婉媚低帷昵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又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鄰翁寇焉窃窺之則見一豹狀獨髏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駭明旦詰之秘不肯言鄰翁曰嘻寻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賊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枯盡災眚來臨悔可以青春之年而遽為黄壌之客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歌由鄰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訪問之則可知矣生如其教逕投月湖之西往求於長隄之上高橋之下訪於老人詢於過客盖言無有曰將多矣乃入湖心寺少憩行遍東廊復轉西廂忽畫壁得一暗室則見觀曰紙題其上曰故奉化符州判文龍卿之柩上前驅一雙頭仕冊燈上下立一盼監婢手執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聳竦魂魄奔走出寺不敢



若生寺故必多金蓮相遇回顧是僧猶獨坐觀之必婆師之也可拘隣鄰曰玄加觀魔法師故聞所玉真人第子得錄為當今第一汝宜急往求為明旦生詣觀內法師望見其拳髻曰妖氣甚濃何為來此生拜于座下具述其事法師以書朱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門一贈于婦仍戒不得將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巢絕來矣一月有餘不爻又往探竊攜訪友留飲至酣却忘法師之戒逕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復見金蓮迎拜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子死然莊生驚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軀事君豈料朝來於君不滿李何信妖道士之言邀生疑惑使欲來絕悼如是妾根君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即相捉生手至於堦前拉仆自開雖之同入隨即閉矣家兒於堦中隣翁燈其不見遂尋問又至寺中傳堦之室見生之衣裾散露於堦外請於寺中問之於僧帖發之死之已久矣與女子之屍俱仆



店前夜觀談說喬生即於店內女貌如生馬寺中僧報嘆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時年一十七權殯於此舉家逃北竟絶音耗至今十有二年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冥報及生殯於西門之外是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子携手同行一丁嬰孩雙前往丹爐前過之指輒揖重疾寒熱交作薦以功德祭以牢醴庶幾痊可終不見起矣君人大膽試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詰焉法師曰吾之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崇成矣非吾之所知也問有能見道人者見居四明山頂芳洲兒神法術靈驗汝輩宜往求之報遂至山崇緣藤葛登越溪澗直上絶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道書謂報羅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且喜百鳥有奇徵君輩過聽矣非之甚殺奈何本不知蓋玄妙觀魏法師所指教爾始釋然道人曰吾老矣不復下山已六十餘年老夫饒舌煩吾一行即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庵庵端坐書符投之忽見符東



數載黃巾踊躍金甲雖戈矛長丈除吃立盡下鞘即斬命視生
[illegible]人曰此間有邪祟為禍擾生民從畫至不知邪宜疾
[illegible]之云畢即出而生不後時以物[illegible]押女子與生并金蓮供到
[illegible]
[illegible]筆授之俄答供數百言今錄其畧於此畜生供曰
伏念某性室躁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感慾之求不能
效舜生見兩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
既莫追悔將奚及待女供曰
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書無隣穴幌雖離一靈未泯經前月下
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迷不知
返罪安可逃金蓮供曰
伏念某發青為祟染疫成胎墳塚藏埋藏是誰作俑而用面目
幾發亡人其躰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之猜疑之異因而得
[illegible]計豈敢為妖



世畢將吏取是道人以巨筆判曰
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姦鬼秘莫得逃其形溫嶠燃犀而水府龍宮俱得現其狀惟幽明之異途乃詭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於人遭之者有害於物故大廣入門而晉渚殺妖豕啼野而秦衰祖降禍為妖興災作孽是以九天設斬邪之所十地列罰惡之司使魍魎魍魎無以容其奸夜叉羅剎不得肆其暴斯此清平之世溫湯之時而乃變幻形軀依草附木夫陰雨濕之夜乃諮衆橫之晨嘯于衆而有聲現其室而無貌燭營狗苟羊狼狼貪殘如飄風烈若猛火煞害子生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婬生可知矣況金蓮之怪誕假盟器以矯誣感法祇民儀修犯法祇緣卜而宿媾寫奔卜而無良惡貫已盈罪名不宥陷人坑從今貸滿迷魂陣自此打開疏毀鏡明之燈抑赴九幽之獄永無出期判詞已具主者奉行
急ヒ如律令



即見此三鬼悲啼躑躅為將吏驅策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狀往謝之不復可見山上有草庵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問其故其法師則口病瘖瘂不能言矣

渭塘奇遇記

至順中有王生者本仕族子居于金陵貌美玉神凝秋水姿狀甚美娘以奇俊王家即擯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回船過渭塘見一新婦青旗出於塘外朱欄曲檻繡幕如畫高卷古槐黃葉交墜奚僮十數珠履色或深或淺紅綠相間水上下相映白鷺一群浮泳其間生泊舟岸側登樓沽酒而飲所見皆人間所無有也俄有一美人自外而來年可十八九以花磁盞酌真珠紅酒而飲之婢主亦富家其女年一十八而知書識字舉止閑雅不凡見生在座頭巾於幕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體去而復來終莫肯捨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成又之已而酒盡出疑快卜登舟如有所失是夜遶舟三匝中心



抵舍後沿至文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蒲萄架下鑿池方圓丈以石砌之養金鯽其中池左石柱垂絲搶一株綠陰遮窗結一翠棚棚上下設石假山三峯文然競秀草則金線繡墩之屬開露不娶色窓間掛一雕花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垂小木鵲一隻銀線香放之案上立三古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傍設筆硯之類皆極潔案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壁上貼金花牋四幅題詩于其上詩體則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是趙松雪不知何人所作也

第一幅云

春風吹花落紅雪　楊柳陰濃啼百舌　東家胡蝶西家飛
前歲種桃今歲結　秋千院落閑羅綺　粉汗疑香心綠紗

第二幅云

侍女亦知心內事　銀瓶汲水烹新茶　芭蕉葉展青羅扇　益草花含金鳳釵　一雙乳燕出雕梁
數點新荷浮綠水　閒人天氣正長時　針線慵拈午漏遲
起向石榴陰畔立　戲將梅子打黃鸝

第三幅云



铖馬聲嘗風力緊　雲牕夢破鶯聲冷　玉爐燒麝有餘香
羅幃漢篆無定影　洞簫一曲是誰家　河漢西流月半斜
雙染絨ヒ紅指甲　金盆夜揭鳳仙花　第四幅六
山茶未開梅半吐　風動簾旌雪花舞　金盤冒冷望後覩
綉幙同奈鸚鵡　倩人呵筆畫雙眉　脂水凝奩上臉遲
粧罷妝頭重照鏡　鳳釵斜亞瑞雲枝
女見生至收之承迎執手入室慰上獻謹會宿於寢難喝始免
乃因用漢戀旅而是後常家無女而不復娶一夕見架上玉簫
深女吹之女為吟落梅風數闋音調瀏亮響徹雲際一夕女於
燈下綉紅羅巾生剔燈誤落燈花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製
金碧甸指環贈生解水脂雙魚頭壁酬之既去則指環宛然
在手劉驚視之無有矣生大以為奇緣效元稹解賦會真詩三
十韻以記其事詩曰
有美閨秀秀　天人謫降來　風流元有種　重點更多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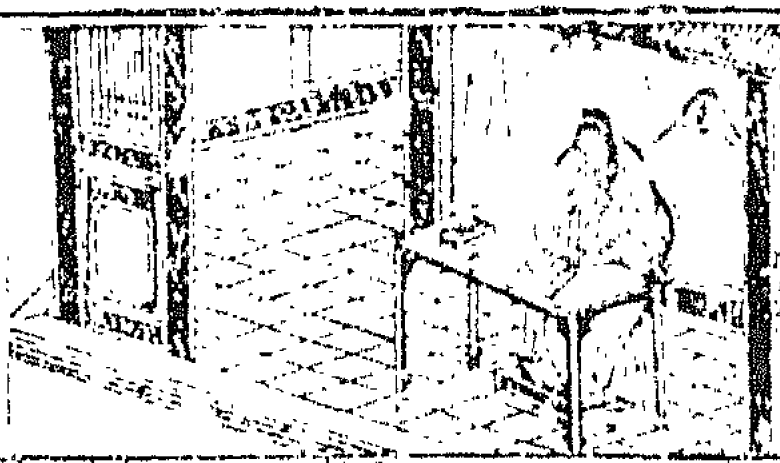


碾玉成仙骨　如此絕世　腰肢風外柳　標格雪中梅
合眞拳金釜　直證七生臺　妖姿應自許　妙質孰能陪
小上乘油壁　真卜醉綠灰　輕塵生洛浦　逸道接天台
放燕簾高捲　迎人戶半開　莫漫窺鄰面　莫漫劫舍胎
不待金屏射　何勞玉手裁　俯香潼似霞　待月又如崔
單許秦宮奪　琴從卓氏猜　簫聲傳縹緲　獨影照徘徊
密邇鮫魚鮑　爐深瞶翡煤　眉橫青岫遠　髮擁綠雲堆
紋玉輕上製　衫羅密上裁　文鴛遊造蕩　瑞鳳舞迴巡
恨續鮫鮹泪　撒傳琥珀盃　孤眠潘月姊　多忌笑何貽
化蝶能通夢　游蜂浪作媒　雕闌行共倚　繡褥坐相偎
吹蕉逢佳境　偏環獲異財　綠陰高並宿　紫氣劇雙埋
良夜雖虛度　芳心未肯催　殘粧猶在臂　別淚已銷腮
漏滴何須促　鍾音且莫催　峽中行雨過　陌上看花回
才子能知尔　愚夫可語哉　多生曾種福　親得到陳家



王生護守店女成親詩託好事者多傳誦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翁已遷延之入內坐不甚意邊延辭避坐定翁以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所至於此飲酒偶有所祝不能定情因緣深淺長眠獨語如醉如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語曰明日即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為妄固未之信今日即君果涉吾地是天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婚娶未曾又問其門閥閱氏族悉言脾翁即握生手入於內室室女子所居軒下門窓戶闥凡皆婁中所經也筆木臺匜語用什物又皆婁中所見也女開生至盥粧而出衣服之鮮麗髣髴之華又皆婁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去後思念切至每夜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耳女遂敘吹簫之曲綉鞋之事無不脗合者又出水晶雙魚扇墜示生生亦拿於金碧面指瓔珞相表證以問之彼此大驚以為神契遂與生同枕謂老翁為丈婦于飛而纏綿以圓圓可謂奇遇矣

新增全相剪燈新話大全二卷



古杭羅貫中編著

至正間沒後州士人何友仁為其妻所迫不能聊生因謁城隍祠過東廡見一塑像曰當陽縣跡司友仁禱於神像前曰某生世四十有五寒一衾暑一葛朝脯粥飯一盂初無過用妄為之事然而貧乏日甚冬暖而愁寒年豐而苦飢出無所之投動無高積之守妻孥賤棄鄉黨絕交困阨艱難無所告訴側聞大神主富貴之案掌發跡之權扣之即有開求之無不獲仁不避詞煩冒瀆威嚴發弃息庭前鞠躬戶下伏望告以向來之事端以來至之機指示迷途提携海跡俾枯魚蒙一水之活困鳥托一枝之安敢不拜賜深恩仰干洪造如或前事有定格終無出大數既已難移命終於不遇亦望明彰報應使得預知倘其所伏深於一下是夜東西兩廡左右諸神皆



友仁待告明城隍司
燈燭煌煌人物駢雜惟友仁所侍之司不見一人亦無燈火獨
默時中將及半忽聞呵殿之音初遠漸近將及朝門諸判
官皆趨出迎之又入紗籠前行儀衛甚盛府君朝服端簡登正
殿而坐判官數人皆襆頭角帶服緋綠之衣入戶相見各述所理之事一人曰某縣某鄉藏米
二十石近因旱蝗相繼米價倍增隣境闕糧野有餓莩而乃開
倉以賤之但取元價不求厚利又為饘粥以濟貧乏家活者甚
衆昨夜神申上於本司是於府君聞已奏知天庭延壽三紀賜
祿萬鍾矣一人曰某才疎氏寒姑甚苓其夫在外而姑得重遇
醫藥無效乃齋沐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劉殷以進因遂得愈昨
天符行下云某氏孝感通達天地誠格鬼神令生貴子二人皆
俊秀祿壽顯其門終為命婦以報之府君下於本司令已者之
楊翁次一人曰某生某官爵位已崇奉祿亦厚不思報國惟務

友仁集卷下　　制詞　誥命



奉敕天雄節鉞加恩賜紫金魚袋臣李邦彥奉
敕撰
敕故中大夫平棘令張淳追復一官制
門下朕念平棘令張淳往矣時至稱一人曰其鄉其甲有
田數十頃而貧縱無厭務為兼并隣里之擾擾其勢孤無
援隨作之又不還其人其舍公而邪其府帖本司句攝入
敝聞已化仲為牛北生鄰家僧其所負矣諸人言叙既畢發所
司判官劉彬有時目嗚呼長吏而謂民賊曰諸公各守其職各
治其事頑詐勿可謂至矣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
期國統衰大難將作雖諸公之善理其之奈何敝問曰何謂
也對曰吾適從府君上朝帝閽訪聞聖推論將來之事數年
之後兵戎大起巨河之南長江之北合屠戮人民三十餘萬當
是時北有非損善良仁忠孝純至者不克免焉豈生靈寡拯當
此塗炭抑運數已定莫之可逃乎衆皆蹙額相顧以非所知
也遂各散去友仁始于案下簡而出拜述厥由判官熟視良



何生感宣四字千言

父命小吏取簿籍至親自檢閱謂友仁曰君後大有福祿非久於貧困者自茲以往當日勝一日脫晦向明矣友仁頷示其詳乃取朱筆大書一十六字以授友仁曰　遇日而康　遇月而發　遇雲而喪　遇電而沒

友仁聽訖授置之於懷內再拜辭出行及廟門外天色已晴念探懷中則無有矣歸而話於妻子以自嗣不數日郡有大姓傅氏者延之以訓子弟月奉束脩五緡家遂稍康凡居其館數歲已而高鄰張氏奸起元朝命丞相脫ㇾ統奸討之大帥迓到月必頒知書好士友仁獻策於馬首稱其意薦於脫公署隨軍於諸軍馬僕從一旦赫然及脫公徵還友仁遂仕於朝踐歷館閣翔貴部可謂貴矣求銘墓文林郎內臺御史同列有雲石不花者與之不相識於大官點為雷州錄事友仁憤判官之小月雲三字皆已驗矣深自戒懼不敢為非到任二年有奉使具牘以進友仁自署其衙曰雷州路錄事何其謹筆



之際風吹紙起於雷字之下曳出一尾宛然成一雷字大惡之亟命易書是夜感疾自知不起遂置家事訣別妻子而終因謂判官所述張巢之語將來之事蓋至正辛卯之後張氏起兵淮東　國朝創業淮西攻關尹登戈相鬬淮諸郡咸被其禍死於兵亂者何止三十萬爲是以知背天之下率土之濱小而一身之勞悴逸樂大而一國之興衰治亂皆有定數不可轉移而妄用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徒自取困爾

永州野廟記

永州之野有神廟背山臨流川澤深險黃茅綠草一望無際大木參天而蔽日者不知其數風雨往來生其上人皆畏而事之過者必以牲牢獻於殿下始克前往如或不然則風雨暴至雲霧晦冥咫尺不辨人物行李皆隨失之如是者有年矣大德間書生畢漸有事適衡州道由廟下齎裹負擔不能設奠但致敬而行未及數里大風振作吹沙走石雲黑霧昏後擁至回



永州雨神路遇畢應祥

顧見甲甚疾追若可千餘萬騎有分必死平日熟誦玉樞經事勢既旭且行且誦不絕于口須臾則雲收雨止天地開朗所追兵騎不復有矣僅而獲全得達衡州過祝融峯謁南岳祠思慮前事具以狀訴是夜夢駄卒來追與之俱行至大宮殿侍衛羅列曹局分布駄卒引立大庭下望殿上掛玉珊簾內設黃羅帳燈燭煇煌若白晝殿邃整肅寂而不譁應祥屏息俟命俄一吏來衣角帶笏內而出傳呼曰得吉問與何人有訟伏而對曰身為寒儒性又愚拙不知名利之可求豈有田宅之足競布衣蔬食守分而已且又未嘗一入公門無以仰答威問吏曰日間投狀理會何事應祥始悟稽首而白曰實以貧故出境投人道由永州付神祠下行懺聲竭不能以牲醴祭享觸神之怒風雨暴起兵甲追逐狼狽奔竄幾為所及聲佛急迫無處伸訴以致碍突神靈誠非獲已更入少頃復出曰得吉追對即見吏士數人騰空而去俄頃中一曰領老人命帝適服冕於端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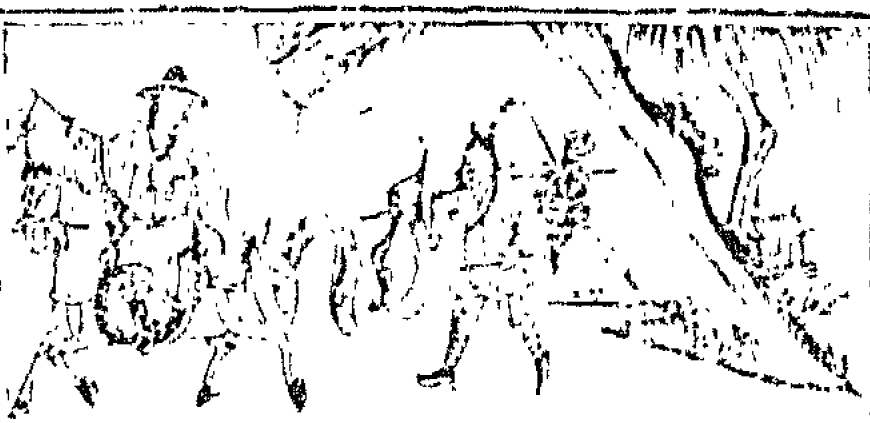


應詩南岳見道人

宣言詰之曰汝為一方神祇衆所敬奉柰何輒以威福恐人求非祀饗道此儒士狀陋死地貪婪苦慮何所逃刑老人拜而對曰其實來川野廣之神也然而屢為妖蜂所擾已有年矣力不能制隣職已久向者隱偽風雨邀求與酬皆此物所為非其之過東晉之日事既如此何不早陳對曰此物在世已久與妖作孽無與而比社鬼祠靈衆其約束神蛇毒虺受其指揮每歲奔訴多方抵戲終莫能違今者非神使來追亦不得到此即聞殿上宣旨令吏士追拘老人拜懇曰妖孽已成輔之者衆吏士雖往終恐無益自非神兵勦捕不可得也殿上知其言令一神將領兵五千而往久之見數十鬼卒以大木舁其首而至乃一巨蛇冠白蛇也置於庭下若五石缸焉吏額應祥令還欠伸而去汗流浹背事訖回途再經其處則殿宇神像蕩然無遺問於村野皆曰某夜三更後雷霆風火大作惟聞戛戛之聲驚駭罔測徃視之則神殿已為煨燼一巨白蛇長數十丈死於林木之下



而投其首其餘蝘蜓蜴之屬無數臞獵之衆全不息考其日正感暑時也應祥退家白晝閑坐忽見二鬼使至而曰地府君對事即挽其臂以往及至見王者坐大廳上以鐵籠盛一白衣絳帳大夫形狀甚偉旬陳在世無罪為書生畢應祥所告于南嶽以致神兵降伐舉族殲夷獨先帥破竟苦實甚應祥聞此言知為蛇妖挾讐搆訴乃以具陳其害人禍物與妖作怪之事對辯於鐵籠之下往返甚衆受苦降不肯服王者乃命吏牒下南嶽衡山府及帖永州城隍司徵驗其事時已而衡山府及永州城隍司回文其事與畢應祥所言實事相同方始詞塞王者殿上大怒叱之曰生既為妖死猶妄訴將白衣女鄭押赴都永不出世即令鬼卒數人驅押之去受其果報王謂應祥曰訴文得實勞君一行無以相報命吏取銅鈴籍縛來於應祥名下判入字回遞訖曰除去壽延壽一紀畢應祥俯伏在階拜謝而退及門而悟乃曲肱几上耳



洞內多生名德維年二十五善射能騎弓馬以膽勇稱然而不事生產郡守張元禄聞父交有任俠則監郡者因往拉與飲已酣流落不能歸郡多名山日必獵射為事出沒其間不啻什伯有以為將死樂有大雄鎮翁者父貲產雄於郡止有一女年及十七甚所鍾愛未嘗窺門雖姻親鄉里亦罕見之一夕風雨晦冥失女所在門牖戶閾扃鐍如故莫知所從往閩于百餘于神訪于四境悄無縱跡翁念女切至設誓曰有能知女所在者願以家財一半給之并以女事焉雖求尋之意甚切而徒費將及半載竟絶音響生一日執鉄持弧出城遇一麞逐之不捨緣越岡峦深入澗谷終莫能及日已晡黑又迷來路仿徨於巉岸之側莫知所適已而煙尘雲暗虎嘯猿啼遠近顯然於一更之候遥望山頂見一古廟衆身投之至則壁矣垣牆頹毀啼鳥跡交雜于中生雖甚怖然無可奈何少頃驚



下將以待旦未及瞑目忽聞傳導之聲自遠而至生念深山靜夜安得有此疑其為鬼神又恐為盜劫乃斂縗攝杖伏於梁間以窺其所為須臾及門有二紅燈前導為首者頂三山冠絳帕首披淡黃袍束玉帶徑抵神案而坐從者十餘輩各執器械雁列階下儀衛雖甚整肅而狀貌則皆貔貅之類也生知是邪魅取牒間箭待誦一發正中坐者之臂失聲而走群黨一時潰散莫知所之久則寂然乃假寐待旦則見神座遺鮮血點點從大門而出沿路不絕循山而南將及五里得一大穴血縱由此而入生徙來穴口頻問之際草根荊滑不覺失足而墜乃深坑萬仞仰不見天自分必死彷徨微覺有路尋路而行轉入幽邃思及不攜更前石步豁然明朗見一石室牓曰甲陽之洞啓門者數十人裝束如昨又頫中所覩相似見生驚曰子為何人而遽至此生懼折俯禮而答曰下界凡民久居城府又罔為業因之乘打入山採拾食裂將遊不知止不覺失足誤墜於斯願賢



李元佑夜遇候精尊醫乞藥

[illegible]守門者聞言似有喜色問之曰汝既業醫能為人治疾乎生曰此分內事也守門者大喜以手加額曰天也幸請莊內曰吾君中陽侯也昨因出遊為流矢所中卧病在床而瘡甚來勢尤兇以醫見則必生坐於門下眼睛逐入以告於內頃之出而傳命曰侯不善攝生自貽伊戚禍及腹肌毒流骨髓危連莫逭殊生待盡今而幸值神醫羅腸再剖是侯再生之藥而治病者有全生之恩也敢不忍死以待生遂拜而入度重門又曲屋帷燈炎禪極其華麗見一老侍姬紅顏綠鬢以石漱之上叩吟之聲不絕有美人侍側者三皆病無可度世服之則祇後天不老而周三光矣今之相遇蓋亦有緣爾遂傾囊以其服之疑妖開度世之說豈得長生皆羅拜於前曰尊官信是神人今幸得遇吾君既獲仙丹永命吾等獨不得霑刀圭之賜乎生笑曰非所得偏服之皆踴躍爭奪惟



恐不預其藥壽之死者用以淬箭鏃而射獸無不應弦而倒有頃群妖一時仆地皆眩無知矣生顧有寶劒懸於石壁取而悉斬之凡我猴族大小三十六頭疑三女為妖欲併除之出江而言曰妾等皆人之女非妖魅也不幸為妖猴所攝至此沉陷坑穽求死不得今君能為妾除害去妖即妾再生之主也敢不惟命是聽問其姓名居址其一即錢翁之女其二亦皆郡邑良家之女其三亦係邊鄉之室女也生今日能除去其群妖然無計而可出憫問之間忽有一老父并領數人不知自何而來皆身被褐披長鬚皓髮為喙惟一白衣者居前向生拜曰吾寺處星之精久有此土近為妖猴所據力能弗敵屏避他方俟其便而圖之不意君能為我掃除鬱然蒲滌凶邪敢不致謝各於袖中取出金珠之屬置于生前生曰若等既具神通何乃見欺於彼自伏罪耶曰衣者曰吾壽止五百歲彼已八百歲是以不敵然吾等居此與人無害也功成行滿當得飛遊諸天出入



自在爾非若彼之貪婬肆毒人禍物今其殘惡不已舉家夷滅豈亦報應於天假手於君爾不然彼之凶鄙豈君所能制耶生曰洞名由陽其義安在曰猴乃申禽故假之以美名非吾土之禽獸也生曰此地既為猿等故名乎曰但人跡罕於此但得指引歸途訓物不用也曰果如是亦何難哉但請閉目半餉即得遂頓生如其言耳畔忽聞風雨之聲止開目見一大白鼠往前群鼠如家奴數輩從之安穩一次達於路口生望三次以出逕扣錢翁之門而喘焉翁大驚喜即以女納之為婚其二女之家亦頓從焉生一娶三女富貴赫然後至其處求訪路口則豐草喬林邈近如一無復舊跡焉

愛卿傳

羅浚上蒼興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而又性識通敏工於詩詞以是人皆敬而慕之稱為愛卿佳篇艷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願師以求卿聲譽之重自此決然郎中名士皆以季夏



望日會于鴛湖愛盧閣避暑說月賦詩愛卿先成四首坐間皆
閱筆吟詠其愛卿詩曰
畫閣東頭納晚涼　紅蓮不及白蓮香　一輪明月天如水
何必雙雙鎮羽扇　其二首詩曰　月出天邊水在湖
微風到浸玉浮圖　掀簾款款嬌娥語　肯數鴛鴦一曲無
其三首詩曰
手弄雙頭茉莉枝　曲終不忍整雲鬟
環珮卿卿驚飛仙過　頻惜青鸞一隻騎　其四首詩曰
曲欄干正上屏　六銖衣薄懶來凭　夜深風露凉如許
身在瑤臺第一層
愛卿詠詩已訖同郡有趙氏子者第六亦贅纓名族父七母存
家貲鉅萬兼其才色納禮聘焉愛卿入門婦道甚脩家法甚飭
擇言而發非禮不行趙子嬖妾置之永父趙子有父黨為部
尚書以書固大都召之許愛以不南一官趙子欲往則恐貽母
妻之憂不往則又失功名之會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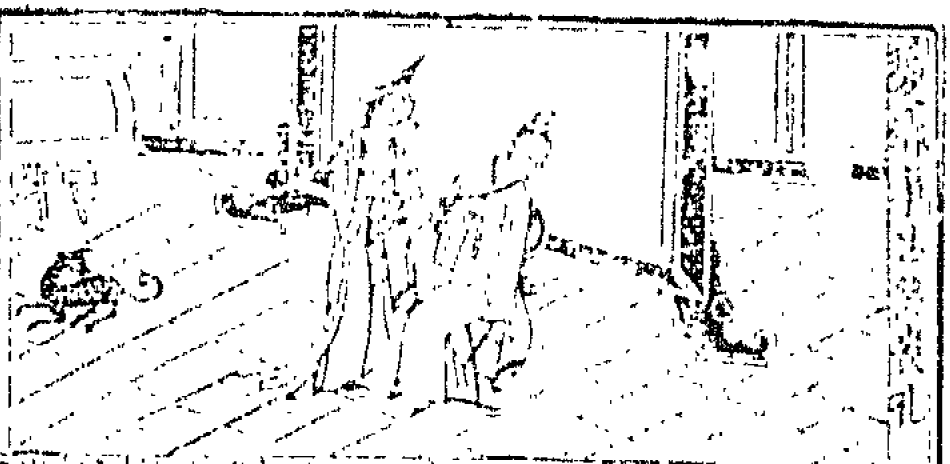


薄宦礼定雁愛鄉
子生而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丈夫壯而遠遊揚名以顯父母豈
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堂温清之奉甘旨之
供委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病而君有萬里之行古人所謂
事主之日多服勤之日少君宜當以此為念望太行之孤雲撫
西山之落日可不早歸綉衣乎遂下日為京都之行置酒酌
別於中堂酒三行夔卿請以子舜鯛為大夫人壽自製樂天樂
府古三篇
一問歌以贈之其辭曰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遠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
有誰為主流年幾許況問上愁上風上雨上風折鴛分未知
何日更相聚願君再三分付向堂前侍奉休辭辛苦官語蟾
花宮袍懶錦要待封妻拜母君須聽取怕日落西山易生愁
阻早促回程綵衣相對舞
歌罷坐中皆垂淚夔卿子乘醉解綬而行至鄂則尚書以病阻無
所投托遷延旅邸久不能歸太夫人以憶子之故感病沉重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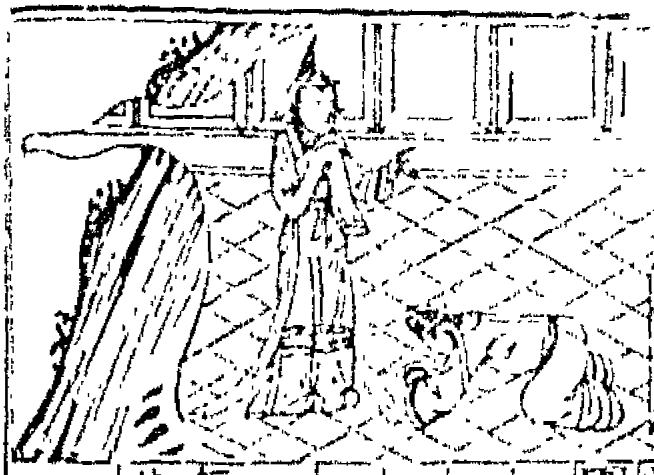


子別愛詩覲故

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協藥必親嘗饘粥必親煮求神禮佛以
冀其愈虛辭詭說以冤其意纏綿半載因緣不起臨終呼愛卿
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赴皇都遂絕音耗吾又不幸罹
疾新婦事我至矣今而後殂無以相報但願吾子早娶新婦異
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孝敬蒼天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歿
愛卿哀毀如禮親造棺槨葬於白虎村既葬且久哭臨靈几前
悲傷過度為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十七年逵忍
相攻黃巾即楊完者為江浙參政拒之於嘉興不戢軍士大掠
居民趙子之居為劉萬戶者所擄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
卿以丹言詒之沐浴入閤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奔救之已無
及矣乃以綢裹屍葬於後圃銀杏樹下未幾張氏頗欵浙省
楊參政為所害麾下皆星散趙子始聞閩海道由太倉盤洋逕
回嘉興則城郭人民皆非舊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鳳
窠於梁鴟鳴於樹簷碧蘚滿階庭而已求其母妻不



知太尉出東門外至
王播別墅攜柳老盃酒呼而門之備述其辭則老母辭焉
生長太倉矣何幸歸子至白茅村其母望見指拉拍而告之曰
月出矣汝子所種也指籬邊告之曰此吾六娘子之所
經理也太夫人吹咽良不勝感公成哭娘子棄我不幸而
死卜葬於此娘子身被霜雨手足僵仆飢渴號哭蓬下經
二三月而節軍入城宅舍被占有剩為人所賣非惜貲之遽
手不能即遷經宛然於後園塚之矣翌日太傅改即至銀書擲
下發視之期親如注肌膚未改攜手撫尸大慟絕而復甦乃休
哭香湯被以華服置棺附葬於母墳之側哭之可娘子平日聰
明才惠流輩莫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便絕音響九原有
知願陽一見維顧眄珠淚入盲忠誠而恩情切至言所不盡於
是出則轉於陛下啼則哭於圖中聞及一句月脩之文勉子獨
坐中堂寢不能寐徐門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覺而有異急起視



之曰倘是六娘子之靈何幸一見而敘舊也即開窗曰妾即雖氏也感君相念雖在幽冥實所願洛是以今夕暫出相見耳言訖如有人行排已而至五六步許即可辨其狀貌其多鄉也遂粧素服一如其舊惟以縞巾攏其項見趙子施禮非常而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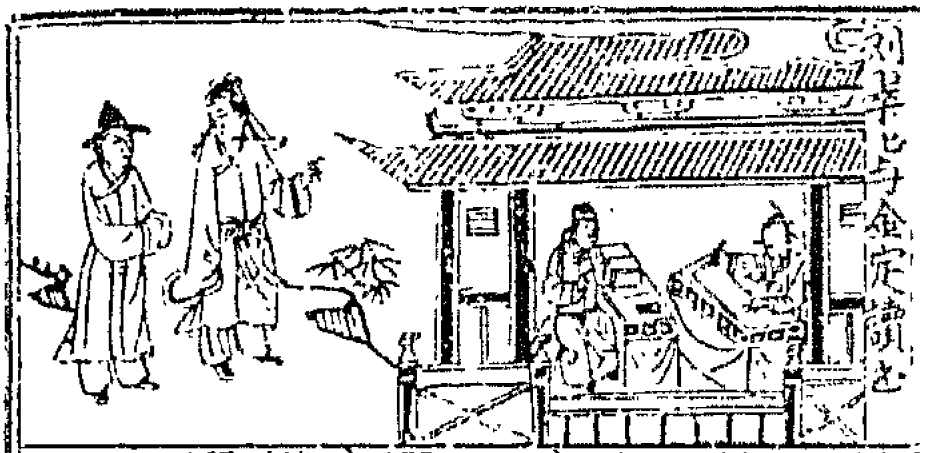
園春一闋其所自製也詞曰

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顧記尊慈老所親依棄舍塋墓孤凄麻衣夜卜燈花喜鵲雨打梨花畫掩柴扉誰知道把良情來問書信全稀千戈滿目交戰未已音薄時非願禍道向鉛華懶施粉黛懶畫蛾眉縞巾下玉碎花飛要學三貞頂粧一死免被侯人誌是非君相念算除非畫裏真難徵

每歌一句則逐節數擊悲咽始不成腔趙子延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慰其守節之苦殷勤不已乃收淚而白敘曰妾本姻族素非良族已許聘家吳熊飼路投揚州人皆呵折惟知衙門而於詩詞歌詠全無巧言通新吳鎮東



家良而西家相久習遺氣張即婦而李即妻本無定性幸蒙
君子求為室家即使淫非禮終之而畢其前事之失操持井
曰操操慎敬終如始之道事以禮義以禮無愧
於心敢於所哭於所未哭豈料又天不弔大患來臨每
事若爭於四德良欲人無踰氏於三里既擇室松之居
[illegible]
賢之所以甘心為妾恐若既娥之撰燈以赤手
之入井乃已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以愧夫為人妻妾而
背主棄家受人賄賂而忘君負國者也
趙子樂聞良久因問太夫人安在曰蓼姑在世無罪開已受生
於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猶隨鬼物曰妾之死也冥司以
妾貞烈即令往無錙銖家托生為男子妾與君情緣之重必欲
俟君一見以敘懷抱故遲歲月今既見君明日即往托生也君
但不要忘記前世彼家見訪當以一笑為驗遂與生入室歡會



次若平生雞鳴而起下階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即珍重從此一別矣因哽咽佇立天色漸明欻然而逝不復有蘇但空室悄然寒燈半滅而已生起而促裝逕往無錫尋宋氏之居而知孤孀生男子懷姓二十月矣然自托生後至今哭不輟聲勢子具述其事頓請見之聚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契為親戚自此往來餽送遺音不絕云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民家女也生而穎悟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令人學有金氏之子同學者名定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當為夫婦二人亦私以此自許金生贈翠詩一首吟曰

十二闌干七寶臺　春風到處艷陽開　東園桃樹西園柳
何不移教一處栽　吟訖翠卜和曰　平生每恨視葉莖
纖細何為不肯開　我願東君勤用意　早移花樹向陽栽



詩畢已而翠上年長不復至學年次十六父母慕其識見擬欲
泣不食父情問之初不肯言父乃曰必欲嫁金定皮已許之矣
若不相從有死而已翠不答他門也父母不得已厥馬父而劉
富而且貧子雖聰敏俊秀門戶不敵及媒氏至其家果以
貧辭悵悵不敢回媒氏曰劉家小郎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許
之矣若以貧辭是有其說也而失此一好姻緣也今當許之曰
與家有子能知詩禮貴宅見求敢不從命但生員孝義於貧
賤父母若責其聘問之儀婚娶之禮終恐無從而致彼以愛女
之故當不較也其家從之媒氏復命父母果曰婚姻論財夷虜
之道吾知擇婿而已不記其他但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到彼
必不能逃竟若教之入門可矣媒氏傳命再往其家幸甚遂論
日結親凡幣帛之類盖為之爲皆父家自備過門交拜二人相
見甚可知矣是夕翠上於枕上作臨江仙一闋贈生曰

曾向黃齋司筆硯故人今作斷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浴胡



人生聚散結成鸞鳳

楔務身若蘭蓉○端雨九雲陣未慣攜眉黛鸞輕巢
高情豈疏頻頻即從此始日近日相親詠詩邀笙繼和生遂
次韻而和之

記得書齋同講習。新人不是他人兩舟來訪武陵春仙居憐
紫府人世隔紅塵○誓海盟山心已許幾番淺輕顰向人循
自語頻卜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

賀說二人相得之樂雖翡翠之在赤霄鴛鴦之遊綠水未足喻
也未及一載張仕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沿淮諸郡女為其部
將李將軍者所獲至正末仕誠開土益廣跨江南北奄有浙東
乃通款元朝願奉正朔道路始通行旅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
父母來訪其妻妾不見則不復還遍處尋訪行至平江則聞李
將軍鎮紹興特往紹興則又調兵屯安豐矣復至安豐
則回湖州駐扎矣生來往沿淮備經險阻星霜屢索戈鋋
然此心終不少懈卒行露始得遂湖州之願



張仕誠兄弟起作亂

軍方貴重用事威焰熏灼生佇立門端嘻踧竊笑將進而未遽欲言而不敢聞者怪而問焉生曰僕雅安人也客游以來閱有一妹在於貴州是以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爾聞者曰然則汝何妹名汝妹年幾若干頭得許言以審其實生曰僕姓劉名金定妹名翠環聰慧絕倫文當大吾之時年始有十七以歲月記之今則二十有四矣聞者聞之曰府內果有劉氏者雅安人其齒如汝所言識字善為詩又通慧來使龍之專房汝信不妄吾將告于內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趨入告須臾復出領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其述厥由將軍武人也信之不疑即命內豎告於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出見之翠仁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動問父母外不能指一辭但相對悲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跋涉心力疲困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為之所即出新衣一襲令換服之并次帷帳令寄之偏設於門西小廝令生歇焉翌日謂生曰汝妹能識字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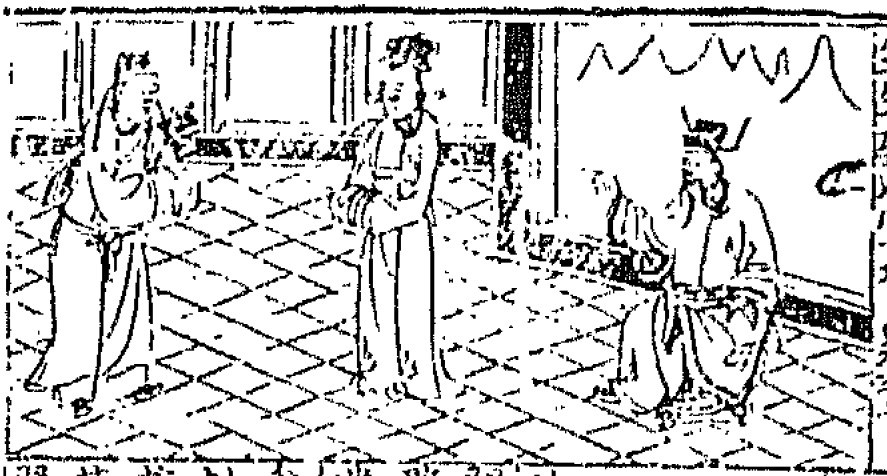
金陵過賀孤仙行詩劇

亦境書來告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為業以書為本凡百家經史逐
抓盡矣蓋素所習也又何疑焉將軍喜曰吾有少女學亦亂雅
起方獨用於時趨從者衆賓客盈門無人延款書怒進梁無人
裁答汝便處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生聰敏者也性既溫和才
又秀發處於其間益自檢束承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
盡其意將軍大喜以得為人待之愈厚然生本為求妻而來自
聽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閨閣深邃內外隔絕但欲一睹其容
而終無便可乘住淹數月時及授衣西風夕起白露為霜獨處
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絕詠曰

好花移入玉欄干　秦色無緣再得看　樂處豈知愁處苦
別時雖易見時難　何年雙上重歸馬　此夜庭中獨舞鸞

寫閣愁深數計　可憐辜負月團圓

詩成書於片楮折而裹之頓而繫之以百錢納於小豎而告曰
天氣已寒吾衣甚薄乞持入付吾妹令完濯而縫納之得以卿



巢柳小聚如言持入付與翠七解其意折衣而詩見貽大加傷感泰聚而位別為一詩亦繫於內以付與生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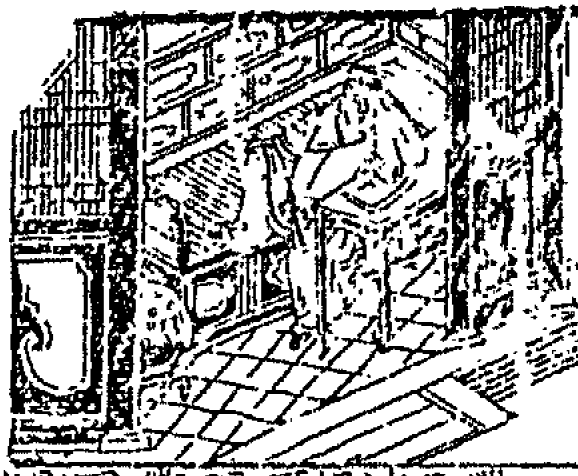
一自鄉關動戰鋒　獨憐新恨幾重重　腸雖已斷情難斷
生不相從死亦從　長使德言藏破鏡　終教子建賦游龍
綠衣淚濕空心中事　今日誰知也到儂

生得翠七詩知其以死許之但恨終望愈加抑鬱遂感沉痾翠
深請於將軍始得一至生床前問候而生病已亟矣翠七以手
臂扶生而起生引首側視疑欲痛哭良吁一聲奄然命盡將軍
憐之殯於道場山麓翠七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轉
衾枕將及兩月一旦告於將軍曰妾無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
外境舉目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不起乞埋骨九泉
之下無有依托免於他鄉作孤鬼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
其志竟附葬於生之墳左宛然東西二立焉洪武初張氏既滅
翠七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為業路經湖州過道場山下見有一



妾朱門華屋掩映翠巳與金生方並有門前而立遙呼之入訪問父母存殁并及鄉井鄰舍事僕曰娘子與郎君必得如何在此君上步翠巳曰始因兵亂我為李將軍所擄即君遠來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因遂僑居在此阿僕曰今還淮安娘子可脩家書以報父母也翠巳得言留之酒飯具與之香噓美茗淡之鮮鯽以為程酒出飲之明旦遂脩書以上父母也翠書曰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夫唱婦隨風著三從之義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蓼莪者漢日將頹楚氛惡倒持太阿之柄揜羣戡沛之兵封豕長蛇互相吞噬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能三辟於亂離乃至老全於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高太而八翼莫飛思故國而三魂屢散良夜易邁傷青鳥之伴未雖然攜為侶惧鳥鳥之狎汀鳳雖應酬而未點終戚戚而生悲況月仗鵬之初奉風胡蝶之夢時投事往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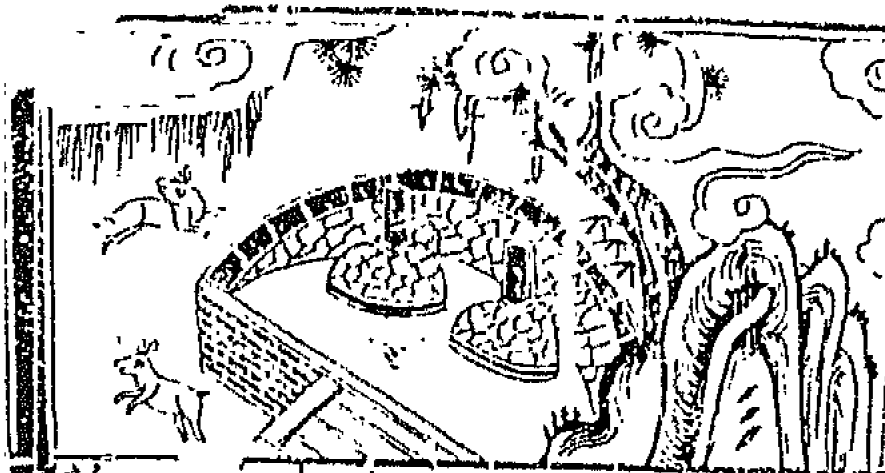
畫士來今則楊秀兒鏡而啼妻子皆開閤而泣妓侍滿座
時之約滿相期故人之逢自將賦命之屯不忍睹春之晚意
憂之拘雖已折於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於前度特訓雅流
而緣未豈期璧返而珠還始同玉簫女兩世因緣雖比紅粉
妓一時配合天與其便事非偶然前驚膝而續斷紋重諧縷
絡拓魚腹而得尺素誰致叮嚀未奉甘言先叫申覆
僕得書通回淮安父母得書甚喜其父即賃舟數僕自雖淮浙
逕奔吳興而訪焉至通濟場山下向月相遇留宿之處絕無處所
則荒烟野草樹木平林抓見之跡交道前所見屋宇則是東西
兩湖望士堆耳方疑訝間適有一野僧汰鉢而過老父并僕揖
而問曰僧言此所李將軍所築金生與翠七墳墓其有人居乎
僕并老父俄而大驚急取其書而視之乃白紙一幅也時李將
軍已為
國朝誅滅無蹤詰問其詐老父見如聞下雷次又書讀我今我



千里至此本欲與我一見也今我已仰天藏跡隱形不復可求我與汝生為父子死為骨肉有何間焉汝若有靈毋吝一見以釋我疑慮也是夜老父與僕明宿于櫃次至半夜將次三更後忽見翠上同生拜跪於前悲泣而撫問之翠上與生乃具述其事始言曰

往者禍起蕭墻兵興為郡不能效忠氏女之死乃致為叛吐利之驅忍恥偷生離鄉去國投井拋宗恨以蕙蘭之弱質配豺狼之下材惟聲石家賣笑之姬豈暇憐忽國小言之婦叫九閽而無路度一日如三秋良久不棄願將家遠訪扎兒妹之名而僅獲一見痛夫婦之義絕父母之恩今以而終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殂我含冤而繼殞欲求衲葬豈得同穴大畧如斯微言不盡

父聽言訖大號而泣哀父曰我之來此本欲取汝回家以奉晨昏爾今汝生相違而去矣吾將取汝骸骨歸於先壠之下不



行一遍也父後大泣而言曰此為何語也翠仁曰妾生而不得侍奉親闈歿而无緣不得首丘垅塋然而地遠路遙跋涉而此道尚靜神理宜安若更要發反成勞憂況且在此處山秀麗大榮華既已安然非勞所原也因泡得其父而大哭父家驚為甚乃一要也明日以往醴酒饌奠于墳下与漢返掉而歸維安至今往來者指為金鼎墓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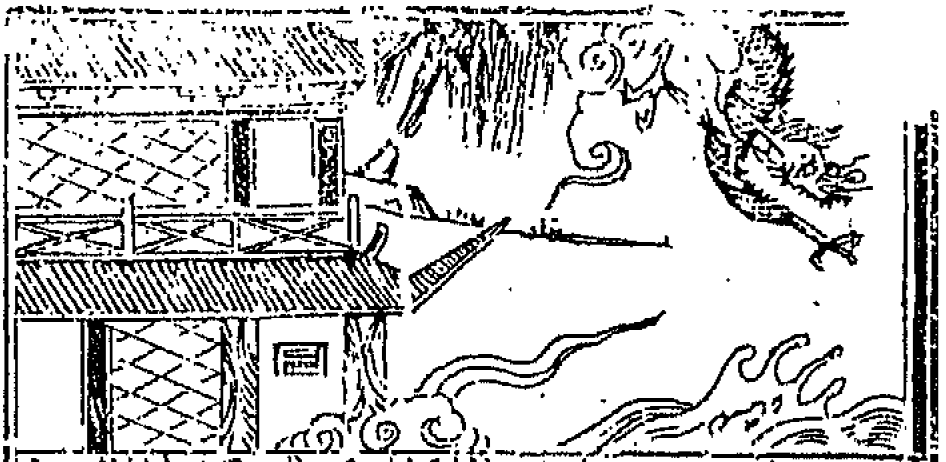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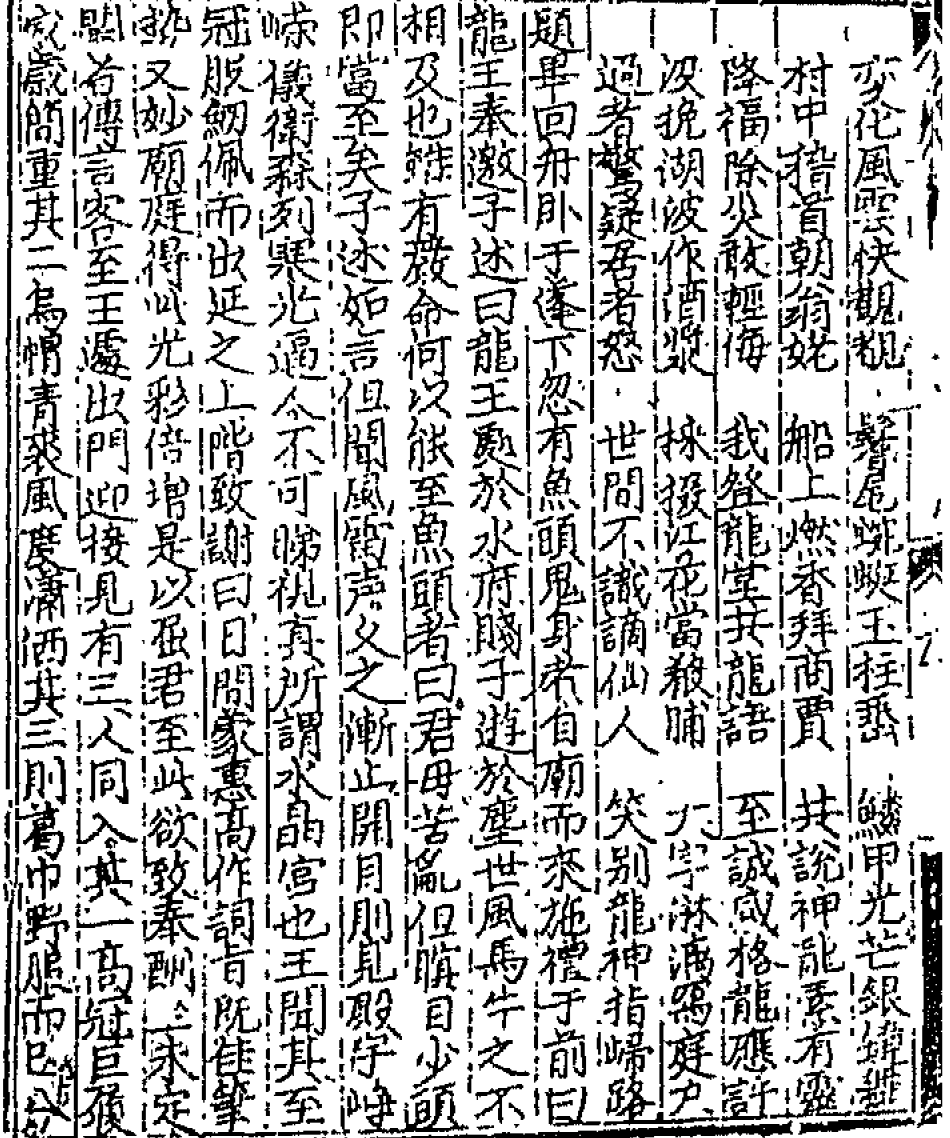
古杭羅佑宗吉編著

龍堂舊錄

吳江有龍王堂堂蓋創朝也旱以禱雨事有火故謂之堂或以為石
甃突出洲渚可居若塘岸焉故又謂之龍王塘其地在吳松右
大湖風濤險惡泉水所匯過往舟以致敬於廟建而後行風雪晝
晏吳戟子范石湖所編吳郡志元統間有聞人子述者以歌詩
寓於吳下因過其處適值龍掛乃白龍也鬚鬣不墜如一玉柱
鱗甲照耀如明鏡數百片轉側於烏雲之內良久而沒子述自
以為平生奇觀臭之俄又雨止登廟周覽既畢乃題古風一章
於壁下曰

龍王之堂龍作主　棟宇青紅照江渚　歲時奉事莫敢違
求晴得晴雨得雨　平生遊奇無與伴　訪水尋山遍吳楚
布帆一葉過虹江　濯足滄浪忘塵土　神龍有心慰勞苦





不化風雲快觀觀聲屈蜒蜒玉柱露鱗甲光芒銀鏡碎
村中猶自朝翁姥船上燃香拜商賈共說神龍豪有靈
降福除災敢輕侮我經龍堂共龍語至誠感格龍應許
須臾湖波作雨怒拔取江花當穀脯一宇淋漓遍庭户
過者驚疑居者怒世間不識謫仙人笑別龍神指歸路
題畢回舟即于篷下忽有魚頭鬼身者自潮而來施禮于前曰
龍王奉邀子述曰龍王處於水府賜予遊於塵世風馬牛之不
相及也雖有教命何以能至魚頭者曰君毋苦亂但瞑目少頃
即當至矣子述如言但聞風雨聲久之漸止開目則鬼殿宇峙
嵓儀衛森列異光通今不可瞬視真所謂水晶宮也王聞其至
冠服劒佩而出延之上階致謝曰日間蒙惠高作詞旨既佳筆
勢又妙願足得以光彩倍增是以屈君至此欲致奉酬未定
賜者傳言客至王遽出門迎接見有三人同入其一高冠巨履
戴簡重其二烏帽青衫風度瀟洒其三則葛巾野服而已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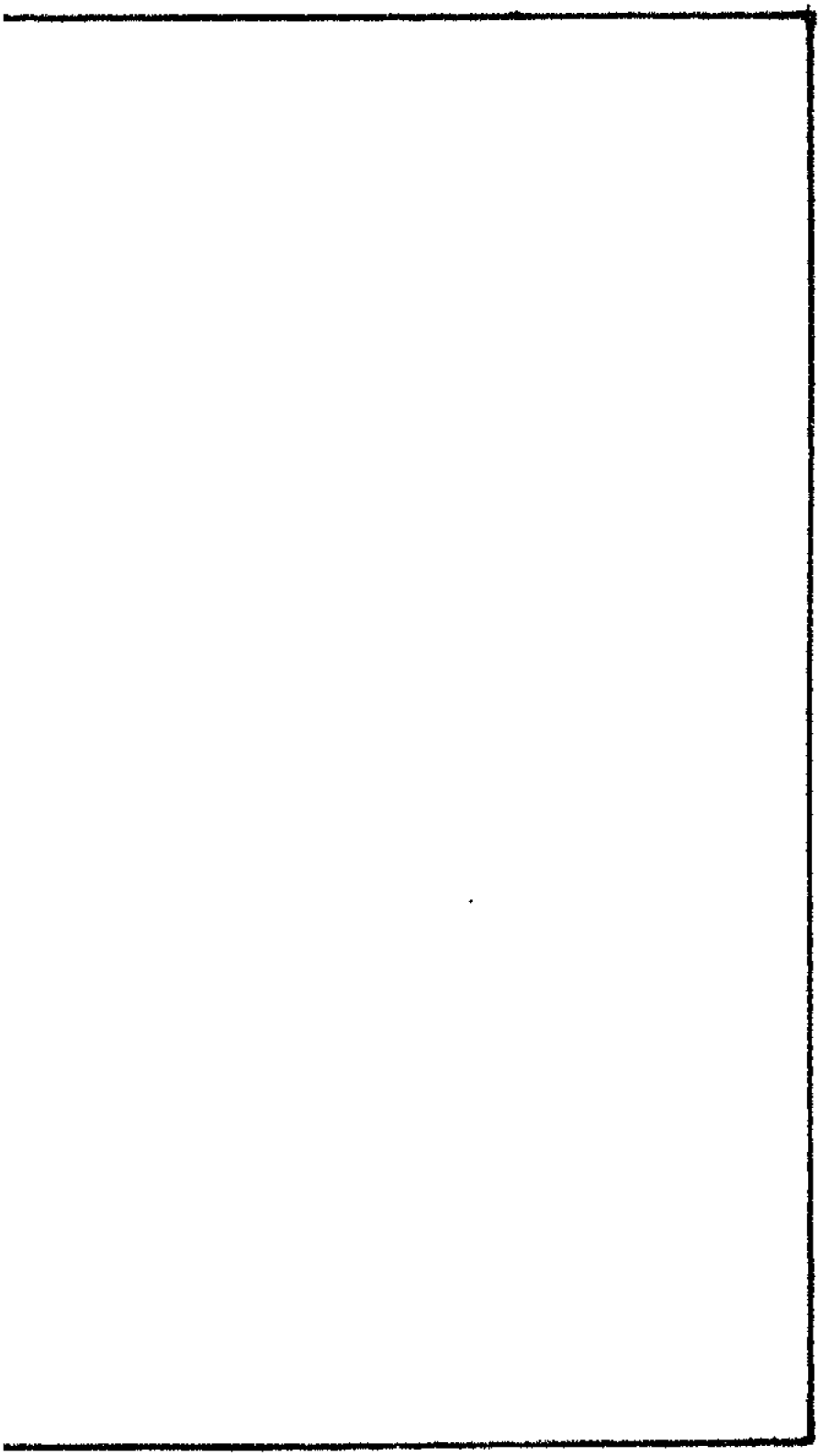


[illegible]王謂子胥曰君不識三客乎此一位乃越范相國此一位齊陸處士爾此吳地三高足也王對三客言子胥詩之事供各傳觀稱善不已王曰詩人遠臨賓客皆賢公誠事不期而同即命左右設宴於中堂九鋪陳之物飲食一味皆非世間所有酒至方欲飲閽者奔入告曰吳大夫伍員門王急起迎之既入范相國猶擾首蹙不能讓避伍君勃然而謂王曰此地乃吳國之境王乃吳地之神吾乃吳國之虎臣使乃吳國之讐人也吳俗無知妄以三高為目立亭館以表之王又延之入室置之上坐叙曰吾之恨寧忘忘之耶即欲語而國曰汝有三大罪而人罔知故千載之下得以歌世而盜名吾今為汝一白之使大奸無所容大恩無得隱矣相國默然謂聞其說乃曰昔勾踐志於復讐即新嘗膽十年教訓以此戰伐孰能禦之倘至假貸新之又為論海之事出此副計不以為憂吳既以亡又不能除去元物反與共載而去



迷受命見龍王敘亂

昔太公家而以斬妲己高顯遂令而戮龍逢以此方之軌得軌失是謀國之不滅也既已滅亡以句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樂浮海而去以書遺大夫種云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狗烹子可以去矣夫自不能事君又誘其臣與之偕去令其主孤立於上國空無人於心安乎昔鮑叔之薦管仲僧去令其主孤立於上國空無人於心安乎昔鮑叔之薦管仲諫何之迫齊信以此方之軌是軌非是事君之不忠也既已去位本求高蹈何乃服鹽車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憂故而後積此欲何為哉昔郤仲連辭金而不受張子房辭穀而遠引以此方之軌賢軌愚是持身之不應也貞此三大罪安得君吾之上乎相國被說面色如土不敢出聲久之乃曰子之罪我聞然矣願聞子之所教連伍君曰吾以家嫉之不幸逼遊諸國不辭艱險終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讐又能為夫差復父之讐則吾為有餘矣事亦至死不去以畢志於其君雖遭禍殺之縣終無怨辭則忠為有餘矣君不終用策於臨死又能說而招吾



原缺



驅車適故國　掛席來東吳　西風旦夕起　飛蓬滿皇都
人生在世間　貴乎得所圖　問渠爭亭鶴　何似松江鱸
豈意千年後　而名猶不孤　聲上神靈府　濟世英俊徒
華筵列羣賢　美醞慚醍醐　妙舞躡珠履　紅吟扣金壺
願餘終何人　亦得同歡呼　作詩記勝事　流傳遍江湖

生計斯條具一船　筆床茶竈共周旋　但能雨里能言鴨
不負秋江綠項鱸　故舊吹笙傳盛事　倒冠落珮須華筵
何須溫嶠燃犀照　已被傍人作話傳

子述乃製長短句一篇獻於座間曰

江湖之淵神物所居珠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為屋兮白玉為門檻舟開玳瑁兮檣植珊瑚珠祥雲瑞靄兮相扶與上通三光下入區自非馮夷鞭海若孰得於此久遨遊高堂開宴羅賓主禮數繁多冠冕聚仁呼玉女捧來盤催喚神娥調器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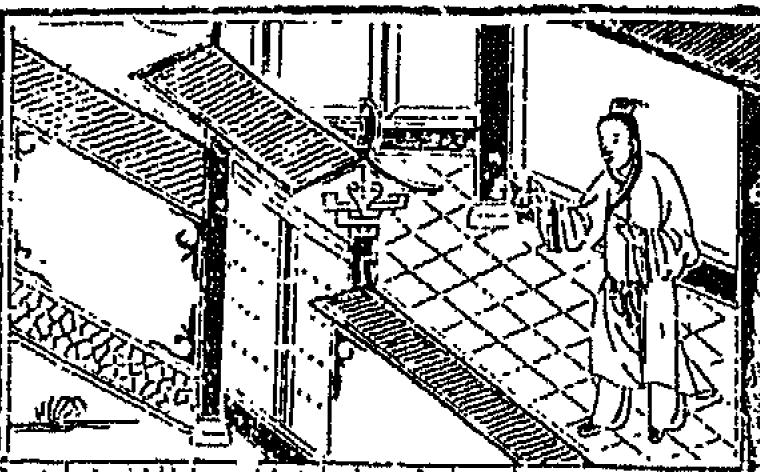


長鯨鳴巨蛟舞鼈吹笙簧擊鼓騁驪頷之珠照蔣俎鮫鬚之簾掛廊無人音洪奏雅仙韶宮商響切逼雲霄湘妃姊妹撫瑤瑟秦家公子來吹簫脉姑射聲嬋娟洛妃斜拂鳳凰翹天吳蹈鳳顛倒而奔走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荷山之神全所慕嘗謁神祠拜神墓相國不改古衣冠使君猶存晉風度座中更有天兢生口食杞菊骨骼清平生夢想不可見豈期一旦皆相迎生人靈聖尤難測驅鴻風雲幃頃刻遇遊八極臨四溟固知不是池中物鯫生何幸得遭逢坐令槁朽生葉風待以天厨八珍之異饌飲以仙府九醞之深鍾肆靈跡必應折醉眼生花雙耳熱不來洲畔採明珠不去彼間摸明月

但將詩句寫愁絲留向龍宮記奇絶

歌詠俱畢觥籌交錯但聞水村喔喔晨雞亂鳴山寺隱隱曉鐘聲擊伍君先別三高繼往王乃以紅牋照乘之珠碧璃盛

盛開求之角觜順於子述罷命使復送抵舟則東方洞然水



明朗門於中流投首廟堂而去

太儒法司傳

馮大異名許昊越之狂士也博才傲物不信鬼神凡依草附木之妖惑世而惑俗治必擯斥當之至則凌慢毀辱而後已或火其祠或沉其像見往不顧以是人亦以膽氣許之至元丁丑僑居上蔡之東門有故之近刹時兵燹之後湯無人居黃沙白骨一望極目未至而斜日西沉愁雲四起既無旅店何以安泊道傍有一古柏林即投身而入倚樹少憩有一鴉鵲鳴其前豺狐嘷其後頃之又有群鴉接翅而下或跋一足而啼或鼓雙翼而舞叫噪怪惡循環作陣復有八九死屍僵卧左右陰風颯起飛雨驟至疾雷一聲群屍皆起昂大異在樹下踴躍趨附大異即攀緣上樹以避之群屍環遶樹下或哺或罵或坐或立相與大言曰今夜必取此人不然吾屬將有咎已而雲收雨止月光穿漏見一夜叉自遠而至頭有二角牙齒皆青大呼闖步逕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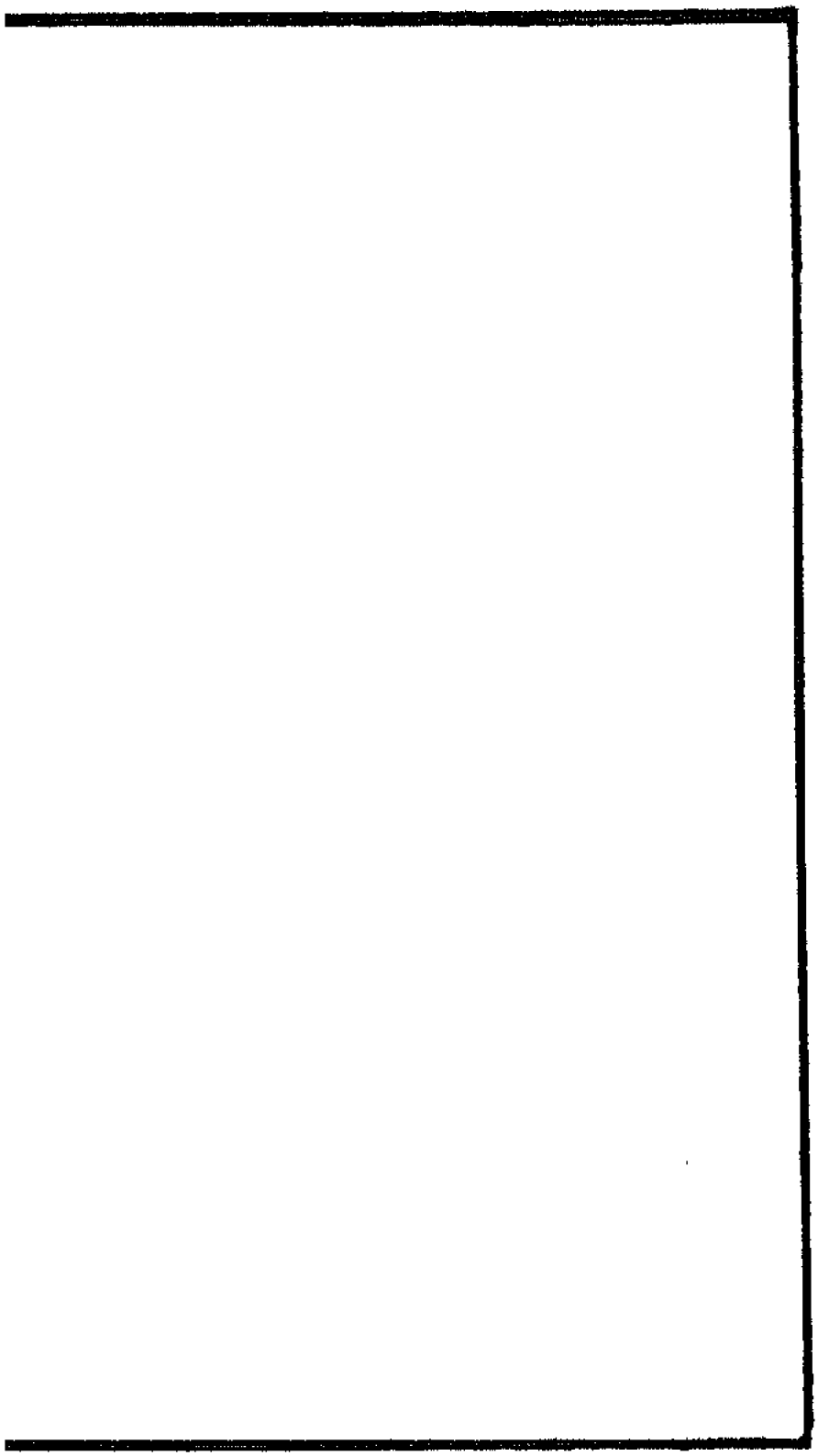
林下以手撮死屍摘其頭而食之如啖瓜之狀食訖飽足新瞻之聲動地大異自度不可久留棄其熟睡下樹而逃不百步則夜又已在其後矣捨命而奔幾為所及遇一廢寺急入投之東西兩廊皆倾倒惟正殿上有佛像一軀并牀其傍大異見佛背後有一穴大異計窮遂竄身入穴潛避佛腹中但謂得所托可無虞矣忽聞佛像鼓腹而笑曰彼求之而不得吾不求而自至今夜好頌默心不用食齋也即振迅而起其行甚重將十步許為門限所礙蹶然仆地土木狼藉胎骨糜碎矣大異得出猶大言曰胡鬼弄汝公反自掇其禍即出寺而行遥望一野中燈燭熒煌諸人擁讓而坐言甚鼎沸往赴之及至則皆無頭也有頭者則無一臂或缺一足大異不顧而走諸鬼怒曰吾輩方此酣暢此人又來衝突正當執之以為脯臘爾即踉蹡嗥吼或搏牛糞而擲或攫人骨而投無頭者則提頭以趁之前阻一水大異亂流而渡諸鬼至水則不敢越行及半里大異回顧猶聞



大異被衣冠急出蒲伏若讀譯之聲不已須臾月墮不辨咫尺墜一坑中其深無底乃一思窟深谷也寒沙眯目險氣徹骨群鬼至焉有赤髮而雙角若有綠毛而雙翼者烏喙而獅牙若有牛頭而獸面者皆身躰似藍靛口吐火焰見大異至各相賀曰讎人至矣即以鐵組繫其頸及繩拄其腰臀至鬼王之座下告曰此人在世不信鬼神凌辱眾徒謗謾聖仰是之徒也鬼王大怒責之曰汝其五躰而有知識豈不聞鬼神之德其盛矣乎孔子聖人也猶曰敬而遠之況所謂載鬼一車小雅所謂為鬼為蜮他如左傳所紀晉景之夢信有之事皆是物也汝為何人獨言其無吾受汝侮久矣今幸得相遇吾為得而甘心焉即命縛鬼卸其冠服加以撻楚流血淋漓求死不得或搏其面或擊其齒鬼王乃謂之曰汝欲調泥成醬乎汝欲身長三丈乎大異自念泥豈可為醬固願身長三丈群鬼即捽之於石床上如搥粉之狀殺手頓腹而按摩之不覺漸長已而扶起果三丈矣衣已似竹竿



大異沉吟良久乃曰諸鬼為我鬼笑而辱之呼為長竿怪王又謂之曰汝欲煮石成汁乎汝欲身矮一尺乎大異方啜之長不能自立為我所辱即頓身矮一尺群鬼又驅至石床上如按酒之狀極力一擦骨皆碎除七有聲乃擁之起果有一尺矣團栾似巨甑焉衆又笑辱之呼為蚶蛸怪大異踊躃於地不勝其苦旁有一老鬼撫掌大笑曰足下平日不信鬼怪今日何故作此形態乃請於衆曰彼雖無禮然遭辱亦甚矣可漸請看之即以兩手提起大異而抖擻之頃刻復舊大異求遜諸鬼曰汝既到此不可徒返吾等各贈一物所貴人間知有我輩耳老鬼曰然則何物以贈之一鬼曰吾贈以捉雲之用一雙置於大異之額忽然相向一鬼曰吾贈以哨風之鼻即以一鐵鼻加於其唇矣鉞如偽喙焉一鬼曰吾贈以朱蓬之髮即以赤水染其髮皆聳而上其色如火一鬼曰吾贈以碧光之睛即以二青珠嵌於其目懸上而著色矣若鬼送之出坑為曰善自愛重向者群小固實幸勿記懷也大異蜷



原缺



也與言及此慷慨悲何勝友人許諾禎大喜棒觴拜獻以致叮嚀之意已而束方欲啓告別而去友人歸哭中訪其家除敝一零落外猶得遺文數百篇并加著考古錄通玄寶善命工鋟板歐陽之於尹以廣其傳頗後到門致謝有此往來無間其家有吉凶之事禍福之期必預報之三年之後友人感疾前來訪問因謂曰僕備員修文府日月已滿當得還代冥間最重此職得之甚難其選君若不欲則不敢強萬一故之富得盡為力以效汲於此者盡欲報若鉞板之恩爾人生會當有死縱復強延數年何可得居此地也友人遂欣然許之厥翼家事不復治療數日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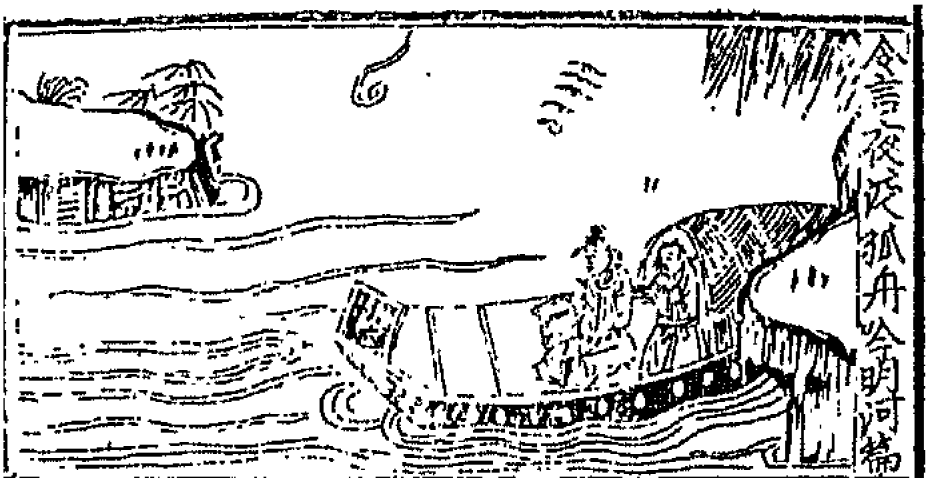
鑑湖夜泛記

鄭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會稽山水天居閒十居鑑湖之隄誦千巖麗秀萬壑爭流之句終日遨遊不輟常乘一葉小舟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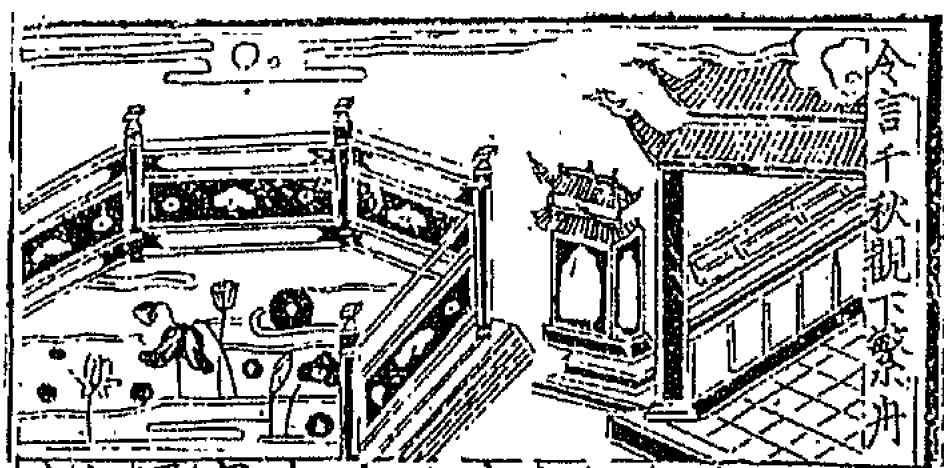
令言遊山水

仰瞻或挪岸闊鷺沿湖翼翫三十餘里飛者走者浮者躍者皆
然其狀貌與之相忘自來自去不復驚懼而悠然耕叟漁童牧
豎遇之不問老幼俱得其歡心初秋之夕泊舟千秋觀下金風
不起白露未零星斗交輝水天一色時聞菱歌蓮唱應答於洲
渚之間令言獨臨船中仰視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亘於南北纖
雲掃跡一塵不起乃扣船舷歌宋之問明河之篇飄飄然有遺
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意舟自忽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駃一瞬千
里若有物引之者令言莫測須臾至一處寒氣襲人清光奪目
如玉田遍亡琪花瑤草生其中如銀海洋上異獸神禽游其內
鳥鴉群鳴白鷗亂植令言度非人間披衣而起見珠宮貝闕
闕高聳有一仙娥自內而出被水紈之衣曳霜紈之帔戴翠鳳
步瑤之冠躡瓊綃九章之履侍女二八二執金柄掌扇一揀王
環如意星眸月貌光彩照人至岸側頓謂令言曰處士何來遲
令言拱而對曰漢晦迹江湖忘形麋鳥素交誠約又昧平生



令言夜泛孤舟吟明河篇

以有來遲之問仙娥笑曰卿安得而識吾乎所以奉數至此耳
蓋以卿風貞高義又存碩德將有誠懇霜卿傳之於世爾乃請
令言發舟之入門行數十步見一大殿牓曰天章之殿殿後
有一高閣題曰靈光之閣內設雲母屏鋪玉華簟四面皆是水
晶簾以珊瑚鉤掛之簾內知向設香爐二枚蘭麝之氣
芬芳滿室請令言對席而坐而語之曰卿識此景乎即人世所謂
天河姿乃織女之神也此去塵間已八萬餘里矣令言雖席而
言曰下界愚民井與草木同腐今久何幸身遊天府足踐仙宮
深福無量受恩過望然未知尊神欲託以何事授以何言願得
詳聞以釋愚慮仙娥乃俯首斂衽端肅而致辭曰妾乃天帝之
孫靈星之女風稟貞性離群索居豈意下土無知愚民好誣妄
傳秋夕之期指作牽牛之配致令清鑒之操受此污辱之名開
其源者蓋謂多作之書敲其波者蓋恣浴不經之語傳會其說而
增之者抑柔元乞巧之文鋪張其事而和之者張文潛七夕之



今言千秋觀下繫舟詠雙詞椎辯無以自明鄙語邪言何所不至往往形諸簡牘描於翰章有曰

北斗住人雙淚流眼穿腸斷為牽牛又曰莫言大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又曰未會牽牛意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沒得心情送巧來似此者不一而足褻侮神靈罔知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言對曰鵲橋之會牛渚之遊今聽神言審甚妄矣然如姮娥月殺之奔神女高唐之會后土盛儀之事湘靈宴會之詩果有之乎抑未然乎儻娥嫵然曰嫦娥者月宮儻女后土者地祇貴神大禹開峽之功巫神實佐之而湘靈者堯女舜妃是皆賢聖之裔貞烈之倫烏有如世俗所謂哉非若上元之降封陟靈妻之過衆流蘭香之嫁浪頭彩鸞之配文簫情緣勿生事跡難掩者也世人詠月之詩曰姮娥孀悄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題巫峽之句曰一自高唐賦成後楚襄王門畫堪疑夫日月兩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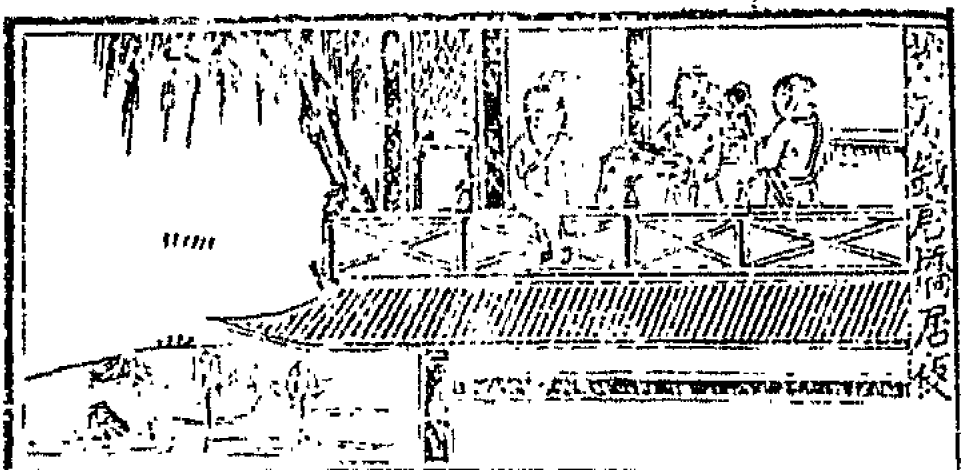


純之際間闔之初既已具矣豈有非妻之說騙藥之事而妄以
狐媚傳之乎雲者山川靈氣雨者天地沛澤察何因求玉
之[illegible]指為及惟之樂攬之推席之報慢天貴神莫此為急瀚
君夫人帝嬪之配陰方之曰蓋已老矣季群玉者果何人歟政
以媚邪之詞調於黃陵之廟曰不如精墾洛何勗諫是行雲秋
色中自述可遇引帚其身誕登醫誣名被掃地后土之傳君人
不敢正尸則天之惡故假此以諷之耳世俗不識便謂誠然至
有常娥年少姚閬事深上休瑤太白經之句夫然眾誠天皆有
配耦共無偶者則無慾者也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
[illegible]誕高明既以欺其心又以惑於世而自處於有過
之域誠幸卿平世悉為白之母令雲霄之上星漢之間久受黃
口之誤有總之玷也令言又問曰世俗之多誣仙真之被誣令
聽神言知其偽矣然如張騫之乘槎君平之卜否將信然歟抑
安談次仙娥曰此事則誠然矣夫博望侯乃金門直廬嚴先生



玲言受瑞錦還所織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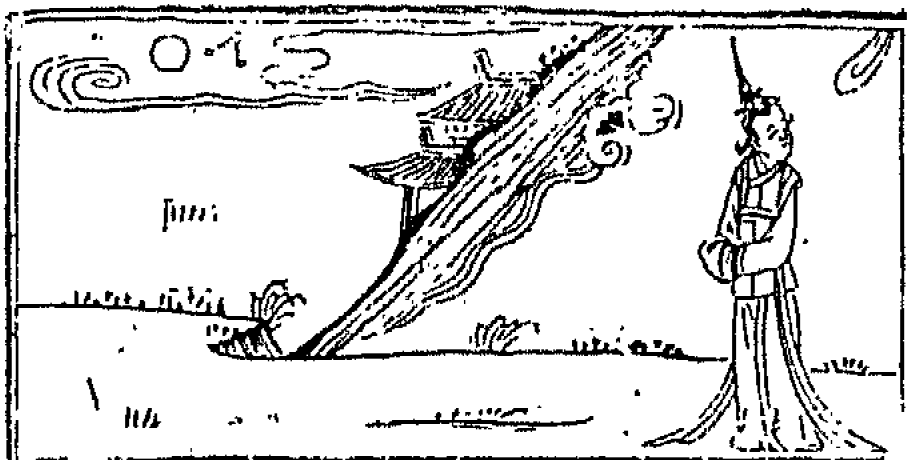
乃玉府仙郎謫人間鑑注具在故能周遊八極辨識異物豈常人之可比乎卿非三生有緣今久亦烏得至此遂出瑞錦二端以贈之曰卿可歸矣所托之事幸勿相忘令言拜辭登舟但覺風露高寒潺湲一飯之頃却回觀所則淡日初生大星漸落雞三唱而更五點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藏之篋笥以待博物者辨之後遇西域賈胡試出而示焉撫玩移時改容而言曰此天上至寶非人間物也令言問曰何以知之曰吾見其文順而不亂色純而不雜以日映之瑞氣葱上而起以覆護之則自飛揚而不收為帳幄則蚊蚋不敢而入以為衣服則雨雪不能濡冷之不必於續而煖盛夏張之不必納涼而致風矣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豈非織女機中之物乎君從何得此來令言秘之不肯述其故遂輕舟而去長望不返後二十年有人遇之於玉筍峯者顏貌紅澤髭髯黃冠布裘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其疾



如飛追之不能及矣

綠衣人傳

天水趙源早孤父母未有聚室延柘閒遊至於杭州錢塘橋居西湖湖濱之上其側即宋賈秋壑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日過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髻年可約十五六雖不盛粧濃飾而姿色過人趙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戲其問之曰女子家居何處奚之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鄰君自不識爾趙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因遂留宿其親相體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凡有月餘情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址何處女子曰君但得美婦而已何用強而知門戶我也女不已則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為綠衣人可矣終不告以居址所在趙源竟其為巨室妾夜出私奔或恐事跡彰聞故不肯言雖信之不疑寵念轉篤一夕源被酒戲指其衣曰此真可謂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者也女子有慙色



數夕不至及再來趙源扣之乃曰本欲相與即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恐怕而不安故數日不敢侍君之側然君已知乎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兒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問其故女悽然曰得無相難乎兒所以有禍於君者蓋實數當然風緣未盡爾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于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女少善奕甚年十五以其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罷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貌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帨簇棗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能得其便後為同輩所覺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冥司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趙源亦為之慟容久之乃曰若如此則君與汝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曩時之願自是源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



源与录依叙曰成歌

善其教之变盖得此妙儿平曰以其稚者昔食献也每饮秋
鞏鹤谓其所曰击者亟上其詳嘗言秋鞏一日倚楼閑望諸姬
皆侍適有二人為巾素服乘小舟由湖丁岸一姬曰美哉二少
年秋鞏曰仪原詎之耶當令納賜姬笑而先言逾時令人傳一
盃呼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納賜可恰視之則姬之有也諸姬
皆戦慄而退又嘗販塩数百艘至都市貿之大与有

陳陵江頭湧碧波　　綸舟都載相公醪　　雖然要作調美用
未必調美用許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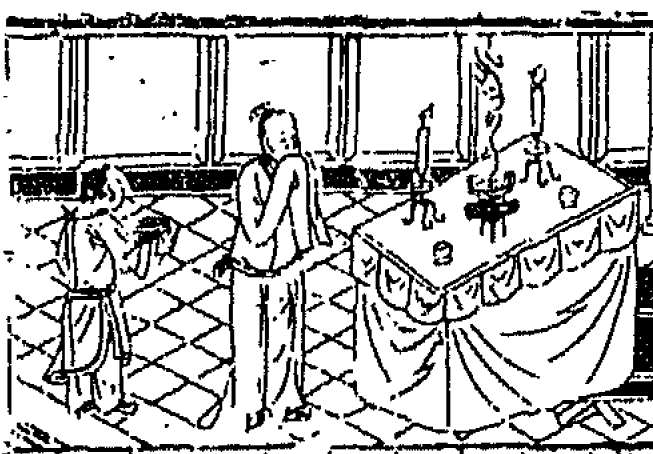
秋鞏聞之遂以士人付撒論以誹謗罪又嘗於浙西行公田法
民愛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

粟陽累戚困孤城　　豢養湖山不出征　　不識咽喉形勢地
公田枉自害蒼生

秋鞏見之捕得遣逮戚入嘗裔云水干入其数已足又有一道
士衣袒藍綬至門求寄住者以数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



源被酒以言辯前事不得已於門側齋為茶醒務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爭之不動啓於秋整有往圣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終不肯綿州之意豈非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厄也又嘗有稍人泊舟蘇隄時方盛暑卧于舟尾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曹帥章丞仁者決不相怒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又見其敗也相与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獲一鼈徑二尺餘納之府第不三年而禍作盡物亦以先知數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与汝相遇抑豈非數乎女曰是誠不妄矣源曰汝之精氣猶欲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然則何時女曰三年尔源固求之信及其卧病不起源為之迎醫要不欵曰業固已与君一矣因緣之契夫婦之情盡於此矣即以手撫源臂而与之訣曰鬼以幽陰之質得事君子尚冀不棄周旋暫時往有一念之秋俱蹈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此恨誰消此苞



綠衣与湘源永吠竟欲弋荒此情不泯今幸得續前生之好践往世之盟三載芳蹤
須足矣請從此亂毋更以為忿也言訖面向壁邪叱呼之不應
矣源大慟勉為治喪視斂之時猶衣衾如生在尔靈柩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拔盛隆
寺出家為僧終其身云

正德辛未孟秋
杨氏清江堂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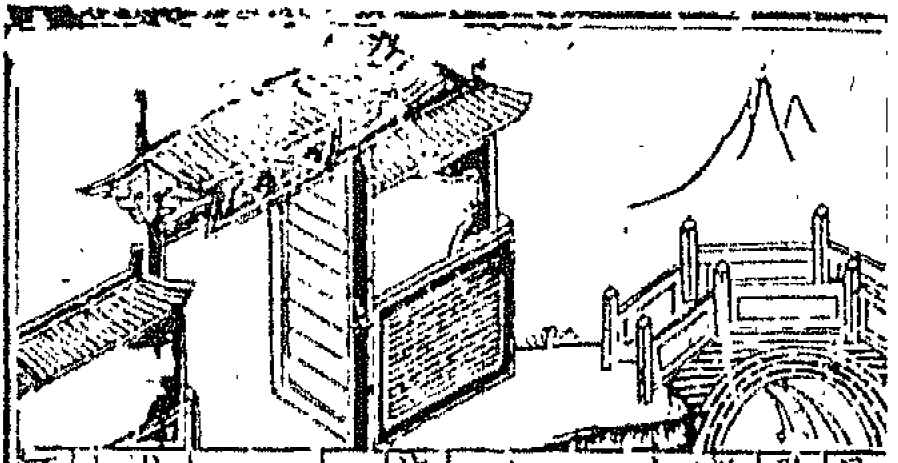
新刊全相勇燈新話大全卷之四終

古杭瞿佑宗吉編著
建陽縣知縣張光啓校正



秋香亭記

至正間有商生者隨父宦遊姑蘇僑居烏鵲橋其鄰近則弘農楊氏第也楊氏乃延祐大詩人浦城公之裔浦城娶於商其孫女名采卜與生中表兄妹也浦城已殁商氏尚存生少年氣稟清朗性溫貌粹與采卜俱在童丱商氏即生之祖姑也每讀書之暇與采卜共戲於庭為商氏所鍾愛嘗撫生指采卜謂曰汝宜益加進脩吾孫女誓不適他族當令事汝以續二姓之歡永以為好也汝父母樂聞此言即欲歸之而生亦幼恐其愈於學業請俟他日生女因商氏之言結初懽愛數歲遇中秋夕也家人會飲酒酣邀同遊於生宅秋香亭上有二桂樹盛開月下花分盛開月下香氣馥上生女私於其下語以盟



是後女年初長不復過宅每歲節伏腊偕兄姊之福堂而已閨閣深邃莫能致其情後一歲春前桂花始開女以折花為名以碧牋戲書絶句二首令侍婢秀香遞以投生陽生亟和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　幾度風吹到綉房　自恨人生不為樹
朝日腸斷是西牆○秋香亭上桂花舒　用意慇懃種兩株
預得他年如此樹　綿栽妾障護明珠

生得之驚喜遂口占二首書以遞令侍婢子而持去詩曰

深盟密約兩情勞　猶有餘香在繡袍　記得當年同攜手
秋香亭上月輪高○高栽翠柳隔芳園　牢繫金龍好駐春
忽寄書來傳好語　秋香亭上鵲聲喧

生始喜其色不知其才之若是也既見二詩驚喜欲狂但恐見以侍結縭之期而已不計其他也女後以多情致疾恐E不知春恋之情乃以吳綾細題絶句于其上令婢持遞以去



生詩曰　羅帕裹青絲頭　眼波嬌媚滿眉秋　風流不與愁相約
綿到風流便有愁

生感嘆再三未及酬和適向鄰張氏求起三昇搜亂生父挈家南歸臨安暮轉貧猶四明之鄞亦北徙金陵音耗不通者十載昇元年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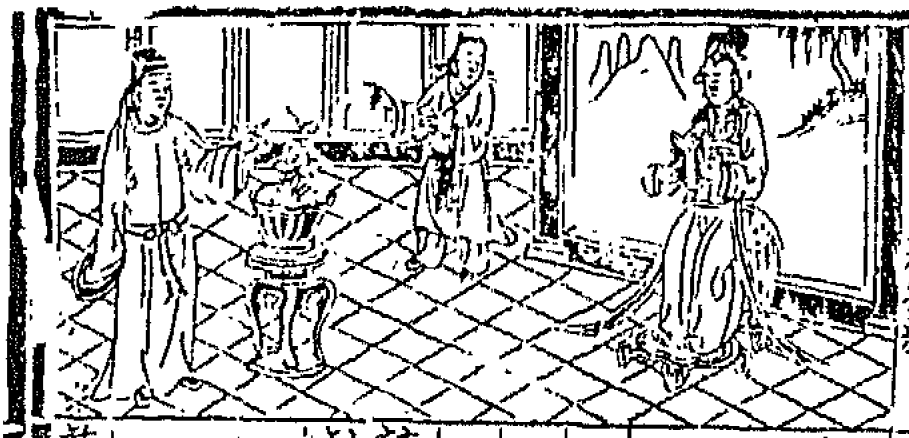
國朝混一道路始通時生父已殁獨求母居錢塘故址遣携使老蒼頭往金陵物色之則女以甲寅年適太原王氏有子矣蒼頭回報生雖悵然絶望然終欲一致致曲於女以道達其情遂市剪綵花二盤綿胭脂百餅遣蒼頭賫遺之恨其須約不復致書但以蒼頭已意托交親之故求一見以覘其情王氏亦金陵巨室開彩帛鋪於市適女聖窗獨立見蒼頭趨起於門邊呼之曰得非商兄家舊人耶即命進入詢問動靜顏色慘咽久之頭將以二物進與女怪其無書蒼頭具述生意以告於女女



命侍妍遞牋簡授生　生抑塞不能致辭遂以酒饌待之約其明年再來叙話暮頭

令而往又剪為絲擲循簡而回遺生曰

伏承來使具述前因天不成全事多間阻蓋自前朝失政烈鄙受兵大擾小亡弱肉喘食養遘禍亂十載于兹僅獲生存一身非故東西奔策左右逃避祖母辭堂先君捐館避終風之狂暴處行露之沾濡欲終守前盟則鱗鴻永絶欲逕行不諒則清瀆莫知不幸委身從人延命度日頓伶俜之弱質值迫窘之衰年往往對景關情逢時起恨雖樵酬之際勉為笑懽而岑寂之中不勝傷感追思舊事如在昨朝華翰銘心佳音屬耳半衾未煖幽夢難成一枕才敧驚魂又散視終先之殘燭知憔悴之因即悵後會之無由嘆今生之屈度豈意高明不棄撫念過深加沛澤以滂施回餘光而反照採葑菲之下躰記蘿蔔之微微復致辭盲之華膏唇之飾衰容頓改玉惠何施雖待恩私愈增慚恧所況遐來屏銷魂閒食味心煩



知來日之無多念此身之如寄九若見之亦當賤惡而棄去
尚何吝血之有焉倘恩情未忘當結伉儷於來生續姻緣於
後世不負精鳴啁恩不能報復製五十六字上酬清貺或
察其辭而恕其意使薄命恩緣祇恣憾則雖死之日猶生之
之年也詩曰

好因緣是惡因緣　只怨干戈不怨天　兩世玉簫猶再合
何時金鏡得重圓　彩鸞辭後腸空斷　青雀飛來信不傳
安得神靈如倩女　素魂容易到君邊

詩訖付回與來人遞送與生上得書雖無復致物猶和其韻
以自遣云

秋香亭上舊因緣　長記中秋半夜天　紫袂拋沁紅粧淚溫
鳳衫凝碧嘆花圓　斷絃無復鸞膠續　舊鏡空菱蝶使傳
惟有當時端正月　清光依照兩人邊

并其書藏巾笥中每一覽之輒使人悲咽其愛者果自盡終不忘恩



寫志簡求女情緒情焉不生之友山陽龍祐備知其詳既以理諭之復製演陔
閑裔其事詞曰
月老誰憑星期易阻御溝紅葉堪燒辛勤種玉擬弄鳳上簫
可憐國香無主零落畫露燕烟條尋春晚綠陰青子鶯啼已
無聊嬌不遠世無磨勒誰盜紅綃悵歡蹤永隔離恨誰消
回首秋香亭上雙桂老落葉飄飄相思債還他未了勝斷可
憐宵記其始末
以附於古今傳奇之後使多情者覽之則章臺柳折佳人之恨
無窮知義者聞之則梁山築成決士之心有在又安知其終如
此而已也

新增全相翦燈新話附錄終

清江書堂



繡鑒魂記

剪燈餘話

鬼怪異張施之蹟。

○鬼神仙幻變之

丁巳正月十七日卯時謹呈一課其辭曰時
可圖亦勢可成為山谿的自工陵扶持
總賴青雲客龍躍手況象有徵呂子
困厄漆園之時忽見此矯赫燈騰之象
曾梅畫餅不勞南村一慶矣寒露